

少女之春

牛背上的春天

黑子五壽喜歡在坡裏玩，玩就是他的命。光玩，他的爹是不許的。玩以外是招呼放一匹水牯牛。

五壽會放牛，他能坐在牛背的一邊，他能頭朝牛尾躺在牛背上，又能站在牛背上，將兩臂向左右伸平做個大字，或是將竹鞭竿橫頂在頭上作個天

字，喊他的夥計們認，——不是認字，是看他顯本事。

他跟錢三聾子念過一年書，因為家裏沒有人放牛就下了學。他在坡裏動不動就用鞭竿地在上畫着字，考他的朋友們。他喊夥計們各人把牛繩子往牛角上一盤，大家來打翻叉，堆羅漢，下老虎棋，或是跑到坡下面柳樹溪裡洒水，屙水玩。牛都好好的喫草，有的躺在坡上回嚼，都守規矩。——因五壽為他們用鞭子訓練過，不然，跑到田裏喫了人家的麥子黃豆，回頭曉得了是要挨罵的。

五壽喜歡在坡上玩，一定還有別的好處，不然，怎麼玩得連飯都懶於回去吃呢。

柳樹溪的水很清亮，照得見堤根邊的樹影子，照得見岸上走的人影子，以及橫掠過水面的鳥影子。

一天，暮春的一天，樹影裡面添了一個人影，溪水立即打起浪圈，槌衣棒捶得水四面直濺，落在

溪裏像下的雨點子。

平常，五壽的耳朵頂不管事。他的爹罵他的時候，他以爲是耳邊風，不照。他的媽有時把喉嚨喊破了喊他吃飯，他好半天才陰一聲陽一聲的答應一句，他的媽急的不耐煩了望着五壽罵一句：“是要弄一個媳婦管一管就好了的。”——說也奇怪，他一聽見搥衣服的棒頭聲音，他的耳朵比兔子的還要精明。

這時五壽騎上了牛背。——五壽會騎牛，他有幾種騎法，他看不起街上的兒們的也是因爲這幾種狠處。比如別人要騎牛，一定要把牛趕到一邊高一邊低的偏坡上去，然後爬上牛背。他笑夥計們不中用。他只要站在牛前喂一聲，他的牛就把頭低下來，讓他踏在兩角中面的平頂上，再自然的將頭往上一抬五壽就從牛頭到了牛肩而傲然的坐上牛背了。有時他站在牛的前甲旁，用一支脚尖踏在牛的前甲上，筋拐角骨上，一躍也就騎上了。這時五

壽是用後一種法子騎上了牛背。這樣騎比較快一些。爲什麼五壽這時候要快，只有天曉得。

五壽的心渴，五壽牛口渴得更利害罷。五壽跨上了牛背，將繩子帶一帶，他的牛就朝坡下樹溪直走，走時還帶了一點跑的姿式。

“鬼，把畜牲趕到下邊去喝。弄髒了人家洗衣服的水。”

“巧雲姐，開口閉口就罵我鬼，明兒我真的變一個水鬼來拉你做伴。”

五壽只是嘴強，說了以後，又怕別人生氣，快快的想牽着牛往下流走。牛總是蠢的，又不曉得主人這時的心，硬起鼻子來不讓五壽拖。五壽望一望跪在墊了草的石礅上的洗衣服的人，沒有人，只有捲起袖管的一雙白臂膊在水面搖晃。望着膀臂更急了，他以爲今天牛是故意爲難，於是跑到牛後狠命的打了幾鞭子。

“五壽不許，總是這樣狠生生的，牠曉得什

麼。”

“不許在上頭喝水，又不許打，這也不許，那也不許，有一天不許我活就稱了你的心。”

“真是，你今天怎樣這麼毛焦火辣。好，是我多嘴，以後不敢理黑子爺了。”嘴一歪，仍然洗衣服，望也不望五壽，用棒槌衣服，水點子四面直射。

五壽的心是棒，是石磴，是揉在石上的衣服，被人家任性的糟蹋。心血如潮樣的想向着外面衝，正如槌衣的水點子。水點射在水面上變一個泡，泡一破完事。五壽的血射不出，悶在心裡直炸。

他賭咒，做夢也不會想到曾經讓他撒過野的巧雲姐，會說出以後不理他的話。這簡直是黑了半邊天。是一塊大麻石，平壓上他的胸，逼得氣越喘不出越要喘。眼睛都生了花，看不見洗衣的人，看不見白臂膊，只看見一團火在那兒燒，連自己的臉都給烤紅了。

牛是將前腳站下水，盡願喝，

五壽心裏也切望有些冷水冰一冰才行。——其實他記得清楚，巧雲曾經交代過：“五壽，切記不要喝冷水啊，”現在，管它，一半澆涼內的熱，一半反抗反抗。五壽丟了牛繩，蹲在露出水面生了青苔的石頭上，捧起水來往口裏送。

在巧雲的心裏，先聽到山場裏面唱歌的聲音越響越近，就曉得是五壽來了；心裏早就發了鬆。——不但有人談談，還可以教他站在水裏擺衣服，堆在石上過腳蹠，幫着拗乾。她還隱隱地浮了一點願望，只要沒人來，不太撒野，橫豎，隨他怎麼，算是酬答他的幫忙。她沒想到這幾句話，就急倒了他，半天不作聲，跑去灌冷生水，這同她本來想要他來湊一湊趣，填滿上十天來的空虛的欲念相反了。

這時，一個慢吞吞的洗衣，一個慢吞吞的捧水，就這樣的都遲疑着，頓起。

其實，相差只是誰先開口。巧雲若先說：“好，

來幫我洗衣服罷。”那五壽就會拋了冷水有話說了。又之，五壽若先說：“巧雲姐，要不要我幫你踹？”巧雲也就可以從這句話上找出機會來，只一拍不就搗了。然而都不開口，兩人只隱約怨着對方。

再若是，在這時，有一個毅然決然的退下去。不管是五壽跨上牛背，趕到坡上找夥計們去也好，或是巧雲收拾衣服，提回去撩在竿子上去晒也好，只要有一個心放硬一點，這個啞場面也就閉幕了。然而又大家死挨着不動身，

不動身，一定還是想講話。水淋淋的衣服和蠢牛不會替人轉灣，天有眼睛，誰信？還不是自己來團圓了。

五壽的脾氣剛得很，倒了毛，很不容易低頭的，狠死。

巧雲呢？巧雲喜歡五壽，因為五壽喜歡她得很，她喜歡五壽黑得有精神，喜歡他不討厭。五壽

又不知道跟她幫過多少忙。——到山裏尋燒柴，溪裏洗衣服，下雨天他把巧雲爹的一匹耕旱田的黑牛帶在他的水牯的後面，趕到坡裏去放，回來拴好了，又上一捆草料。他連茶也不喝一杯就走了。

——他又知己，又規矩。所以巧雲的媽總是對着巧雲說：“哀，是你們都生在大戶人家，還不是把你們捧在手上，含在口裏，生怕傷風咳嗽的。”巧雲曉得大戶人家光出怪事，所以並不以她母親的話爲然，心裏受用的是她的媽連說你們‘二字，若有意若無意的將兩顆不知花花世界的心拼攏來，顯然沒有不可配敵，或是一頭輕一頭重的意思。

就是因爲不輕不重，才教巧雲時常暗地裏思量：睡時思量，坐時也思量，下雨天幫她的媽紡線做鞋底更是思量。凡她所思量的，不是建築在黑子五壽的好處上，就是集中在黑子五壽的黑得強健的身體上。

五壽念過增廣，曉得順口作些山歌教夥計們

唱。他時常騎在牛背上唱：“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外婆子來了四兩肉，小姨子來了殺肥鷄。”這幾句歌。他不會將馬字改作牛字，是他的學問還不够，然而他是知道處世的法門了。所以他又知己又規矩，而心裏並不老實。這一層五壽的爹媽沒有看出，巧雲的爹媽更沒有看出，看出來的只有巧雲。

巧雲看出五壽的不老實，是在上十天前的一個晚上。那時他自己放縱自己，現出打牛的蠻力氣，五壽越撒野，她也就覺得暈眩而沉醉，總於大家鬧得不能開交，造出了頭次的偉大的冒險事業。

兩人沉醉而又醒來以後，世界完全改變了顏色，大家都切望對於這樣偉大的事業在便利的時候能繼續的建設為私願。但是很平的流水，有時還要打一個漩渦，站一下，何況人事呢。因為巧雲打了一下站，就又是上十天了。在上十天的煎熬抑壓的當中，他們，尤其是五壽對於菜飯都失了味，塞在口裏像土像泥漿。在坡上牛也很吃他的虧，夥計

們也不敢多於拖他的腿打起翻叉玩。

這一天，平靜了上十天的柳樹溪裏忽然又打起浪圈的這一天，石磴上又搖晃着白臂膊的這一天，槌衣聲驚醒了五壽，他陡然的添了精神，牛也湊趣的跑得快些。——然而，然而誰曉得大家太切望了，反到弄去岔子來呢！

說岔子，也不過是一點小小的賭氣，而相差又只是誰先開口。但是局面已經弄僵了，就是想到那個人先說話也不算丟臉，可是沒有由子，誰好意思呢？

總算菩薩睜了眼睛，這時教巧雲的手一滑，一方白毛巾溜下來，半沉半浮的順着水往下流。

“快點快點，不得了。”巧雲用棒頭撈，夠不着。

“沒有人理的人，管那個鼻子得了，不得了。”

五壽望着毛巾流近，且裝不動。

“誰同你說話，誰要你管，哎，你賭氣，倒說別人不理。”

“你這個喂娃娃魚的，倒會咬人。”五壽一邊用鞭竿從水裏挑起毛巾，一邊走近巧雲。

“我不會冤枉人，多謝你。”巧雲邊接毛巾邊說。

“不要那個多謝，只要人家把心放軟一點，我能跳下水，死給她看。”五壽的心熱切得利害，意思是說願意赴湯蹈火。

巧雲現出了白牙齒：“不懂別人的心，死也是白。我不要那個死，只要待我好。”

“唔，還不好，罵那個無良心。”

巧雲乖；還想逼他，等他賭咒，讓自己快活。

“五壽，你會變卦，我就曉得。”

“變卦，變卦的死在臘月三十吃不得豬頭肉”。

“我就不相信，沒有跟艾秀那個迷人精鬼混，十幾天來。”巧雲再緊一句。話緊，同時嘴一歪，五壽知道賭咒也無意識。反而裝出笑，跑去將牛拴在一顆柳樹下。

巧雲曉得，也相信五壽心裏只有她。並且艾秀跟她的媽到十里舖幫人家去了十幾天還沒有回來。她望着她挖苦也舍不得走的五壽，改了口氣說：“這牀被單一個人硬是均不乾……”

五壽他就把一雙腳站下水，捏緊被單的一頭。兩個人一個向左一個向右的慢慢扭，水點落在溪裏的成些泡沫，落在地上的，一濕一濕，打起一些小點的沙泥漿，飛去貼在巧雲的萬年紅的鞋幫子上。——這時五壽不望巧雲的臉，只對着捲起了袖管的白臂膊發瞪。

“拐東西，儘望人，還不夠？”

“巧雲姐，我恨不得咬一口。”五壽又不老實了。

“又來，怪疼的，上一次咬的還有一個大紫印，衣服擦重了就疼。”巧雲接過被單往筐裏放。

“哄我，給我看印子在那裏？”五壽不是想用眼看，是想用手。想用手，手已經在旅行了。

“調皮得要命。真是，跟那個學來的狗樣子。”

“.....”

“唔，潮濕的手！”

“巧雲姐，.....”放牛的五壽不知道什麼是吃人的禮教，然而他曉得怕羞，曉得怕太闖莽了站在面前的觀音菩薩，因此只喊了一聲名字又頓住了，偏着頭望一望正在樹上擦癢的水牯牛。——其實何嘗是看牛，他是無意的想瞧轉坡的灣角路口有沒有人影子出現。清清白白沒有人，五壽的心跳得平一些，口也訥訥的動起來：

“巧雲姐，我的爹出門去了，要明兒才回.....
.....”

“怎樣？”

“晚上我開偏屋的門來，沒人曉得。”

五壽的牛，站在樹下，張起一雙大耳，也聽不見牠的小主人最末後的說話。聽見的只有巧雲。因為話太輕俏，反到教巧雲的臉上鋪了彩霞，同時她

也非常自然的把頭一偏，眇一眇轉坡的灣角路口，以後，就給五壽散生命之糧：——

“五壽不要就回去。怕我的媽說我就清這半天衣裳。……橫豎天要黑的。”

五壽跨上了牛背，望着提竹筐的巧雲轉了灣，連影子也沒有了，才慢慢的趕着牛向家裏走。這時五壽只記得一件事，一件將要落在他的頭上的雖死也願意抓緊不放鬆的舒樂事，這時五壽忘了一切，忘了在坡上的伙計們，忘了他是騎在他的水牯牛的背上。

心 閃

雪倩：

我唐突的大胆的用這樣的稱呼寫這封信，實在是我的感情和理智戰爭了很久的結果。你願意看，是我預想所及的；你不願意看，用火化了，也是我預想所及的。雪倩！你能可憐我，讓我說一個寶貴的字麼？你能讓我將一個熱血淋淋的禮物獻在

你的脚下麼？唉！我知道你不能接受，你不願意接受，你更不敢接受的；因此，因此我就愈加迷戀了啊。

我知道你們的一切，我決不因我而破壞你倆的幸福，這是可以用自己的人格來擔保的。然而我却瘋狂了！我感覺人生的悲哀，我開始咒咀我的生命！我爲什麼要遇見你？爲什麼又不早遇見你呢？天啊！我也遇見過不少的女子，可是能令我內心動搖的却沒一個；誰知道這一次竟使我顛倒至此哩！雪倩！你的美貌攝住了我的雙目，你的莊嚴清潔了我的心靈了，你的柔情繫住了我的魂魄，（却不是對我的柔情）我現在慎重地向你申明：我除了佩服你，尊敬你外，沒有絲毫不純潔的思想。然而我却犯了罪，——損人不利己的罪，驚嚇了你，更對不起老友荆霞，我不應該寫這封怪信的，但是這信是我在熱血沸騰時，在將赴水晶宮洗血的前一旬鐘寫的，所以你同荆霞應當給我以原諒。

啊喲！雪倩，敬愛的雪倩啊！我實在愛你，從初見你的時候，在我的心之深處，就種下了這根愛。我愛你，雪倩，我愛你是並無目的，不望報酬的。我願意為你犧牲我的生命！盼望你同荆霞歡樂之餘，不要在腦中閃現我這個孤苦的影子，以免增加我的罪孽。我敬愛的雪倩！你恕我這頭一次也就是末一次的冒昧和無禮罷！祝你幸福無量。

死而愛你的野鶴寫於黃浦江邊。雙十節

她坐在宿舍內看完了這封信，玫瑰的雙頰，立刻變成了慘白的顏色。心兒不停的坪坪跳躍，她拿取這封信好像預備要起身去告訴誰，可憐受了震動的心靈，四肢又那能聽她的命令和支配呢？她的沉重的頭不自主的落靠她坐的籐椅背上，兜的那以前的慘劇，一幕一幕的在她的腦海中接連的演映出來：

她認識他是在去年的春天——同荆霞去遊西

湖的那一天，當時在湖堤那忽然遇見了他，荆霞還未給他介紹以前，他就向着荆霞問道：“這位就是令友蜜司王吧？久仰久仰，大作‘幻夢’曾經拜讀過，真不愧當代很有希望的女文學家。”說罷就向她鞠躬，她也就忙着點頭回禮，並說“豈敢豈敢。”荆霞於是才向她介紹說：“這位就是我的老同學野鶴君，就是出名的浪漫詩人”那天三人就同掉小舟，直到日色西沉，始盡歡而散。

此後她也就不常看見他，後聽他說因環境惡劣，天涯漂泊去了。

今年的暑假，她沒有回家，就同了兩位同學租了三間房子在杭州度夏。有一天下午，野鶴忽然到她這裏來，也不知道是他無意找着到這裏來的，還是從旁處探到她的行踪了到這裏來的，他來了除問了她些關於荆霞的消息後，總說荆霞是值得羨慕的，又對於他自己發了許多身世的牢騷。在她的寓中坐了兩小時的光景，臨走時却長嘆一聲。那種

可憐的情態，使她不得不勉勵的說道：“青年人應當積極有為才是，像一班消極頹廢派的文人，實在於身體，於社會國家都有莫大的影響，才志如野鶴先生，後目的宏福正未可限量呢！凡事總要達觀些”。他似感激，似慚愧的說了聲“謝謝”就低着頭快快的走了。

現在她接到了他的這麼一封信，她簡直暈迷了。心裏似尖刀在刺痛，遲鈍的眼眶外却沒有半點眼淚。這回事究竟是真呢還是夢境？她昏亂的神經再也分辨不出！

她想該不會這麼容易死吧。因為她自信對於他並沒有絲毫情感的表現。她的端重乃天性使然，並沒有令人發生誤會的地方。致於她對於荆霞，總是抱的“寧可人負我，不可我負人”的宗旨，所以她從不起一點報復荆霞的心思，或是流動的思想。野鶴君何嘗不知道呢，不過他是一個熱情的青年，革命又遭失敗，家庭又有許多變故，他真有說得到做

得到的勇氣。

她想到這裏心緒更加凌亂，那有千斤重的頭又向前傾倒在前面的書棹上，在一支柔弱的左手內的這封信，已飄然的落到地下。

她平日最反對是幾角戀愛，雖然她並不贊成一個男子霸佔一個女子，一個女子霸佔一個男子的婚姻制度。現在竟弄出這樣離奇的慘局來，她的精神上受一下極大的打擊。說是恨她自己罷？她自己又實在是謹慎自待，品學兼優的一個女子。但是，“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的罪，她又怎能逃脫呢！

在這種意若油煎，心欲碎裂的刹那，她的神智忽然清爽了，氣力也增加了，匆促地，敏捷地抬起頭伸起坐在椅上的嬌小身軀，撐開右手到地上拾起那封信。剛捏着那封信起身來，却又一個頭昏眼花把她推倒在原來的椅子上。這時她的目光痴呆地注視着那封信，心裏盼望地球立刻傾塌，讓她同這封信一齊毀滅。

褪了顏色的偶像

一

這是某女兒的故事，女兒的姓且不提，她的名字確實叫霞君。

今天是六月二十五號，就是學校放暑假後的第五天。別的女生除開，霞君還不願意動身南

回。

霞君昨晚整整一通夜沒有安眠。

她是突然被人襲擊，負了一個大的傷痛；疲倦苦悶，逼着她白天裏躺在牀上。但是她越想用睡眠來醫治所受的傷痕，精神就越發興奮，越發清爽，連房中的一切物什，以及那張掛在壁上的男子像片都漸漸在她的眼前跳動起來。她的受了屈的怨憤，在胸中加速地煽動。

很清白的景像，一幕幕在她的腦中展開；如同昨天在東傑寓中看見的一束紅白鮮花和另一個女人寫來的緋紅色的信箋，以及東傑見了自己就蹙眉不耐煩的神氣，件件都如針一樣地往霞君的心上刺來。這又像是一塊巨大的石板，平壓在胸口，逼得她有氣喘不出，喉頭作梗，眼球發脹生花。最後，盡力的噓了一口長氣的嘆息，翻過身，仍然迷迷沉沉的想着，有些黑影在她的腦膜上閃動。

忽然彈指聲輕輕的從門上來了；細微的敲打

聲，頓時引起了霞君的興奮，又像是有一種東西來鼓勵她去做一件要臨到頭上的冒險而又樂意作的事件去；她毫不遲疑地飛起身來，隨即把門輕俏地拽開。

進來的是一團火，是一道聖光，是她心靈深處的東傑。比一切還熱還悅人。一秒，兩秒，三秒鐘後，東傑的臉是漸在她的眼前放大，直等她的溫香的紅脣阻止住漂亮面輪的前進。

霞君整個的承受東傑的擁抱，婉息在他的懷臂間，任憑他撫自己的秀髮，數自己的眉梢，吻她的蜜脣。東傑的力和熱，教她死心蹋地的把一切獻給他。

“霞，霞啊！我要醒醉，醒醉在你的眼角，醒醉在你的唇邊啊！什麼春花秋月，在你的兩頰上不呈現了宇宙間的一切美麼！”

東傑的聲音，含有快樂和幸福，將霞君包緊了。霞君只默默地喘着氣，鬢邊淡淡的引起了紅暈

了。

迅速而有力的電流通過兩人的全身，在急促的呼吸中，彼此的血點都在跳躍；兩人的精神舒散而又緊張，又朦朧掙扎着而各自幽然低嘆。大家把衆生色相都拋出了意識之外，而把全有的花和酒抓到手中。四週的什物全變成了發亮的星在滿屋中飛舞，閃得他們的眼睛只覺一陣黑一陣白。聽不到什麼，祇有低細的像從遠處送來的琴音，浪進耳鼓，替兩顆奔騰的心兒奏拍；悠長的，悠長的餘音，引着霞君到無憂的樂園裏去。

正在感官快樂的尖點，霞君陡覺有人把她往萬丈懸崖下一推的驚醒過來。她醒過來最先一眼便看見掛在對面牆壁上的那張微笑的男子像片；她把雙眼頓時死勁的一閉，跟着咬緊牙齒吐一口氣說：“害了人的好夢，污了人的好夢啊！”

這時什麼也都消散了，只有忿恨和淚粒，充滿眼角，重壓心頭。

二

是過去的一個春天，那時霞君只有一顆心；這顆心又是不能合一般的女子樣的能剖分為二為三的；她不把這顆整個的心給東傑給誰呢？給他，自己再三地思量過，給他，是非常情願，非常樂意的。東傑英俊，又乖，又有力量牽着她；霞君又情願被牽引。下水踏泥，只要牽的人是東傑，她有什麼不甘心？繩子再細，只要不斷；就斷，只要重結起來的仍是東傑，就被牽到深林野坳裏去，又有什麼懶怕？

在旁人要說是呆子，霞君却認呆子也是人做的，並且這又何嘗是呆呢？不過是熱愛的痴；而使得自己痴的人是東傑，東傑是更加憐惜，更加愛戀，不說代價，已經不是有了互惠了嗎？

又有人說男子不可靠，喜歡見異思遷，心也

狠，半途上搬下人不淌眼淚的。但是從霞君看來，東傑是另一個世上的人；這世上的不是男人而是男狗，誰願意和男狗一起？她自己也不屬於這個地球；這地上的女子也不是人，祇是一團團顏色，一塊塊粉肉，是些衣架和受黃金時髦所支配的奴隸。

東傑不把她看作是這個世界上的女子，她更不將東傑比作是這個地上的男人。相互的吸引，思慕，和愛戀，教兩人彼此漸漸的融化起來。弄到東傑把一天不跪在霞君的脚前祈禱，撒嬌，得她的摩撫時，就感到空虛寂寞壓迫的苦楚。一樣的，霞君把半隻眼不看見東傑，不得捧着他的煥發的臉兒，不得玩弄他的衣角和領帶時，那一天都會坐臥不寧。有時她還會認為是有人在想抓走她的愛人而忿怒起來，只等東傑一進門，她會聲色俱厲的要他說明不見面的理由。其實，在霞君，東傑是極可靠的，也不會叫她不放心。看見他像是受了委屈的可憐樣兒，反到又馬上陪他的不是。東傑行，跑去撲

在她的懷邊，祇一碰，兩顆將分而還沒有分開到半米遠的心兒又黏合了。

一天兩天，三天四天 沒有風；就有風，兩人更好抓緊帆索乘風前進。也沒有浪；就有浪，因浪的顛簸，更好彼此相碰相捱。

春來了，將所有的機會都給與他們，所有的歡樂都歸付他們。遍大地的花香草香，把兩人完全薰醉了。

說燻醉，是兩人願意以一切作孤注而無絲毫畏怯，想像一年，一月，一天的攫獲，發狂似的享有勝於終身安定的摯愛。終於在滿徑撒着花影的月夜，東傑來了，霞君飛起身來把門輕俏地拽開；以後，兩人快樂的扮演了一齣現在變成夢了的喜劇。

三

一種悲忿的思潮，在霞君醒過來了的腦中衝

流着。她想：

——現在一切顏色都改變了，無論深的淺的顏色都褪了，都剝落殆盡了！他不單是這個污濁世界中的一份子，還是惡狗中的惡狗。我把他當作偶像一般的送到了歡樂的岸上而自己却反跌入深淵，讓別人的冷笑來糟蹋我的青春！唉！

——我爲了他的享樂，不惜把自己整個的肉和色，胸脯和唇，我所有的青春，一片一片的切給他，來做他沉醉的濃酒。他感到厭倦煩膩了，就想把二人的繩索極力搥斷；走開，想把我隨便一拋，再去如去春追求我那樣狂的去追求另一個靈魂去，又想害人去！他把人抓到手中，任意搓捏。一時將人如神樣的供奉着；一時又把入拖去踏在腳下。現在簡直當我是他用舊了的東西，吃厭了的口味，不高興了就想任意唾去，以後再去找另外合他醉後的資料去。啊！我碰見這樣的一條惡狗啊！

將遍人間的烈火 都堆在霞君的胸中猛燒，全

身烤得發燥，她的眼淚，澆不熄一些兒火星。她猛然的站起身來，接着走近對面牆壁下，顯起腳伸手把那張男子像片使勁地扯下來，往地板上一摔，再照準玻璃框就是一腳踢下去。碎片上立着鼓起胸膛的霞君。她希望欺負了她的狗這時進來，進來時就打他的耳光，再將他推倒，然後跑下樓放起火來燒死他。

狗當然是東傑，東傑有了露芳，自然不會再到這裏來。

霞君的鬱毒沒法出，一種兇險的意識教她凝視着她的右手。明明地在她的右手中顯出一把白刃。她想就用這柄刃先剝亂他那勾人的臉壳，再剖開他的心，將他的血再塗上那條妖女人的面上去。

妖女人是她的窗友，是兩個多月以前她邀着同東傑一道遊，公園的露芳。汽球飛掉了，是怪自己的手鬆，不怪的。是怪作關係的線太細？不怪的。只怪那妖女人吹起一陣狂風給括走了的。霞君想

到風，馬上掩着鼻孔，她覺得空氣中還夾有那女人的一陣陣騷氣息來襲擊她。

人不是鐵豎的，霞君丟開怨氣，放棄腳下的碎片，慢慢退到一張椅邊，坐下。是窗外樹上的鳥聲罷，引導霞君轉換思路的方向。

四

說轉換思路的方向，是說另樣的一根玄想之線被引出頭來，又慢慢地伸展下去的意思。

霞君現在就理着這根思緒往下走：

——露芳也正是在受人蹂躪受人欺負的女子，今後自己將再不受男鬼的毒害，然而露芳的被辱弄才開始呢！人間最壞的女子，壞不過人間最壞的男人；嗅着了肉的香氣就用厚皮蒙起心肝來的惡狗啊！

——去把露芳抓過來，將東傑的假面具，狠

心，狗肺，全告訴她，並表明自己的態度而警戒她，勸她不要也上這條狗的毒當。

——自己願意受點苦，放棄佔有自己的心之一角的表哥，再介紹給露芳，她對於表哥曾有過更好的批評，不是？

——露芳做碩士夫人？自己？

父親答應我到日本去的，好好的唸一番書。在那裏想沒有歹人，過細揀一個，這口氣非得出的。

——露芳現在一定還在她的姨母處，我去我去。

霞君從椅上起身，走近鏡子前，略略整理一下；將一柄淡綠色的小綢傘捏到手中，從容而又急促地下着樓梯。

天下無巧不成事，巧事情是不先徵求同意而來臨的。

樓梯腳站着徐媽，手裏拿一張紙條遞給霞君，

說來人還在門外等回信，不論口回字回。

便條是霞君的表哥由東城耑車夫送來的，上面的意思是他已經接受南方一大學的聘書，北方時局又不大很好，決定一兩天內動身南回，問她回不回家，願不願一道走，可以的話，他就明天上午來幫她收拾一切，下午就搭車到T埠，再坐船南下。還寫了“立候回音”四個字。

霞君現在頓時覺得像是逃脫了絕大的禍患似的心裏一寬舒。她該躊躇的，她却不躊躇了。她就在來條的背面用懸在胸前的小金鉛筆畫了這幾個字——

“請你明天上午早來，一定一定，霞。”

她跟着拿回條的徐媽走到院門口，站住，又用傘頭點數着脚尖前面的小石子，硬有兩三分鐘的工夫；以後才走向街，到一家罐頭店買了幾色預備在往南走的海輪上同表哥吃的涼食品，坐車子回到住處。

今天晚上霞君又將一通夜睡不着覺了。

霞君和許多年輕人一樣，在想像裡儘管敢於殺人放火，拋炸彈；以及風流，狂蕩，無顧忌地做一切君子人認為危險的事體；而在實際上却又毫無勇氣地平凡地過活着；不掙扎，不反抗，終年做被牽引者替有狠氣的人擔負眼淚。

她仍然是，以後也總還是這樣的性格在一兩天內同表哥起身一道南回。

願上帝可憐這個女兒，可憐這個至少在戀愛上沒落了危險性的女兒，不要讓北地的壞運氣又跟她到了南方。這個年頭，住實，連表哥也是靠不住的，男人真壞透了！

捉不住的憧憬

長命女 馮廷己

春日宴，綠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陳三願：

一願郎君千歲；

二願妾身長健；

三願如同梁上燕，歲歲長相見！

文亮哥誕辰

你愛的曉霞敬禮

這是寫在一張粉紅色信箋上的一首詞，字跡非常娟秀，他在曉霞二字上吻了又吻，眼角裏瑩亮的充滿淚粒。

他同他的妻翠柳近來心靈上都已經起了變化，雖然在語言上還不曾大大的決裂過，但是冰炭似的情感，雙方都覺得是不能長久容忍下去的了。

他早已感覺到他的妻是改變了，起首是敷衍，漸漸變成冷漠的態度，現在鬧到率性不睬人，生氣，哭泣，這教他不能不生出恨惡。假是在一年以前，他會立刻和他的妻離婚；但是現在，他怕以後自己良心的責罰，和悲悔的痛苦，所以還是掙扎着用力反抗，忍耐，免得做第二次的薄情者，也藉此補一補從前的罪過。

然而他迴憶過去，追思到他和他的第一個愛人——曉霞——決裂的原因，就又不得不惱恨他現在的妻。可是反省自己的思想流動，行爲浪漫，意志薄弱，自己也實在不能饒恕自己，

他同翠柳結婚，有一年多了。在結婚以前，他們是一見傾心，互相戀愛着，差不多不結婚彼此會難於生活下去。他們不顧一切，終於達到目的。那時誰還記得可憐失戀的曉霞呢？

今天，他怕看他的妻的苦臉和淚痕，悶悶的走進書房，抓取一本書來解除寂寞，誰知順手翻出了這首詞——前面的這首詞，兩年前曉霞寫來賀他的生日的這首詞——頓時舊恨新愁，兜的纏繞他。悔恨，悲哀，煩悶，矛盾，都像烈火似的在他的心上燃燒，臉上都映得飛紅。

他咒咀自己的生命。他恨自己一手將以前的希望，志願，和幸福弄成了不可追及的憧憬。他恨不能立刻看見寫這首詞的人兒，好去跪在她的腳下，用白刃挖出自己的黑心，獻給被他辜負了的愛人，作贖罪的誠意。他又恨不能知道她現在的行踪，好將指頭咬破，寫一封血書寄給她，再跑去自殺。現在他都做不到，雖然謠傳說她是到海外求學

去了的，帶病做比丘去了的，已經另有熱情的戀人了的，還有的說她自暴自棄的墮落浪漫去了的；總之，無論是實是虛，曉霞的終身幸福和快樂，因他犧牲殆盡，他是應該賠償的，然而他現在怎麼辦呢？他現在是什麼也辦不到。

他不能做到什麼，只有更入於沉思之中：他想到曉霞的靈慧，靜雅，秀逸，和多才；想到隔壁房中的妻；他覺得，也肯定他的妻無論是在思想，學識，語言，態度，以及容顏性情上面，都趕不上曉霞，他知道他的朋友們也背地裏這樣批評過。

越追憶越悔恨。恨他自己的一時的盲目，流動，浪漫，偏愛上了翠柳，狠心的送給曉霞一個不能再大的痛苦——失戀。

他同曉霞最後的衝突，還在眼前。她退還書信相片時的失魂，絕望，淒涼婉怨的情形，只得了他的狼虎般的獠笑。那時不但不稍加憐惜，反到冷刺譏笑她不該強硬決絕。曉霞是一個意志堅強感情

熱烈的女子，到現在他才了解她那時的心情。但是，這時候他就自責，懺悔，良心發現，又有什麼用處呢？曉霞的懸崖勒馬，正照出自己的見異思遷的醜行啊！像自己這樣掃地了的人格，做她的朋友尚不配，還配做她的終身伴侶嗎？曉霞的勇敢絕交，正是逃出了他的蹂躪的範圍。

他想到過去的深情蜜意，只空遺留這首小詞作追悔的紀念；滿腔悲恨，逼得他哽咽的哭出聲音：

“曉霞啊，我最愛的曉霞，天涯海角 何處是你的芳踪！曉霞，你可知道無良禽獸的文亮，現在是正受着良心的譴責，深深的懺悔過去的盲目和黑心麼？這首詞 你親手寫給我的，含有你的生命和熱情的詞，我願同它火化了，變一縷青煙，永遠永遠地飛繞你心之左右啊！”

衝破重圍

今天在化學班的那位教授，真奇怪，怎麼老是
蹣着我。而且還像有點感傷的樣子。不時又把頭低
下去；我也好像有點認識他，但是總想不起來，是
在什麼地方會見了的。”

志清下了課在房間裏忽然這樣狐疑，因為是
春季第一天開課，所以連幾位新來的教授她還有

不知道姓名的，這位化學班上的教授她就不知道是誰？在吃晚飯的時候，好像聽說教化學的是姓江，她也不在意。到了晚上，她却收着了一封信：
志清女士：

我很高興，又很傷感；很快樂，又很悲嘆的遇着了你。現在不知道應當說什麼？在沒有看見你的時候，我是無時無刻不想再看見你一次。今天看見了你，我又懊惱願意還是不見你的面好。我矛盾了，究竟是什麼原故？連我自己也不知道！

你可還認識我？你可還配得曾經爲你昏迷，爲你顛倒的我？恐怕受環境摧殘，爲事業奔走而蒼老的我；你已經不認識了吧？也許你早就將無聊而擾亂過你平靜心靈的我忘懷了吧？

現在的我，可不是以前的我了，什麼都引不起我少年的豪情逸性；然而我一看見了你，

又把我帶到少年時的美幻夢境中去了！我的態度又瘋狂了，我的思想又凌亂了；下了課一直到此刻我的心一直縈繞在你的左右。回家後，我的用人覺得我改變了，我的妻子覺得我改變了，我的小孩子覺得我改變了；我自己也覺得我改變了。

我是一個沒有資格愛你的人，我自己怎麼不知道呢，前八年你的拒我，是因為我已經有了未婚妻，你似乎我是個愛情不專的男子，你不願意做那個損人不利己的事來接受我的愛。現在我當然更不配對你留戀了。因為我不但有妻子，而且有孩子啊。

坦白的告訴你，你罵我罷，你唾我罷；我現在的妻子，並不是以前同我訂婚的那一位啊。在你拒絕我以後，我不是到法國去了三年嗎？愛了我現在的妻，就與前婚解了約；可憐不幸的她，自然受了很大的打擊；至今不知下

落；總之她的一生幸福因我犧牲殆盡。

我真該殺，我對於現在的妻，也似乎沒有純真的情感！不過我却立志維持到永遠，我決不再做第二次薄倖的人。藉以補賞以前的罪孽！這是可以告慰你的，也是足以自豪的。

思想流動，行爲浪漫的我，然而對於你始終是敬畏的，是摯愛的；八年來未嘗一日忘懷。我認爲你是我精神上唯一的寄託！我要狂妄的，大膽的稱呼你的名字了，志清！我這八年中不知在夢中喊過了你多少次。我將我的心完全抓出來告訴你罷，你想我也好，你不怨我也好；——我時常在未睡或將醒的時候，抱着我的妻喊你，也閉着眼睛冥想她就是你的代表；我真卑賤，這種行爲是畜牲，這種思想是豬狗；對不住良心，不應該侮辱了你的尊嚴。——冒犯了聖潔的觀音菩薩。咳！天罰我，天罰我！

今天在課堂上有緣遇着了你，志清！你雖然像不在意的樣子，可是我幾乎要傾倒在那兒！我的心跳得利害，內裏像火燒，全身却冰冷；說話聲音都顫慄了！慘白的臉，大概鋪了紅雲，你可注意到嗎？

你的美麗，更勝昔年；你的天真，似已消逝；以前的嬌痴，一變而為大方；以前的溫柔，一變而為端重；以前的聰敏的表現，一變而為經驗的舉動；昔是秀慧的少女，今改換成了個才智的青年。

我雖然只在一點鐘的時間，看的非常清楚。心神固然已經紊亂，但是目光却很靈銳，以前的你，是使人愛慕 現在的你，是令我敬畏。你是可造就的女子，努力！

寫這封信給你，是我理智和情感交戰了幾個鐘點的結果。最後，才決定孟浪的寫了，寄了，學校的職却也辭了。今生或再也見不着

你的面了！恕我這頭一次也就是末一次的冒
昧無理，誠懇的敬祝你
前途燦爛！

痴情到天地的末日還是迷戀你的一個弱者上

一九三〇 二二。

志清看完了這封信，她茫然的又入於沉思之中。她覺得這真是男子較有心肝的口供。男子變態的心理，完全托出。他對於她的痴情，以情感來說，是很可憐的。以理智來說，還不是因為‘求之不得’，方才‘輾轉反側’嗎？假使能够遂了他的心，如了他的願，在以前那現在她還不是佔在他現在的妻的地位？究竟他是誰？她看了信以後，她可知道了明白了——他是化學班上的教授，他姓江，他在八年前曾認識她。——那一段浪漫史，就不自主的在她腦海中接連演印：

她在初中的時候，她是個沉靜而溫柔的女郎！在新奇的裝飾上，她是落伍的，所以她的天真的

美，自然的美，從來沒有人稱讚過她，在她的同學中間。不過她是聰敏的，誰都不敢否認。

有一個天已黑的夜晚，按她所肄業的中學校的規則，全體學生是要圍着電燈在課堂內預備第二天的功課的。她自然也不是例外。捉弄人的電燈，忽然漆黑了！大家就鴉飛雀亂的叫起來，有的就摸着書往外跑，有的就嚶着不敢移腳；監堂的教員吳小姐也不能維持秩序，在黑暗中只聽到她，別關！安靜！’的號令，似乎也沒有多大的効力？

‘好了！天開了眼！亮了！’電燈不一刻工夫就又燃起來了。——却是學校請了一位電燈師來修理好了的，這位電燈師不是別人，就是隔壁禮拜堂內江牧師的兒子；他是大學理科方畢業的。他會修理這些個，他修理這個學校的電燈當然不只這一次。同學中少有不認識他的。——電燈恢復了光明以後，有的對他報之以微笑，有的對他說謝謝！有的彼此私自批評他有點滑頭，有的細聲誇讚他非

常愛他的未婚妻——夏天才畢業的一位姓李的同學。

志清她的年齡在同班中要算最小，可是她的智識却比較老大，人們都說她的經驗比她的實在年齡大得多，連她的父母都是這樣說。她今天看她的同學，這樣糊塗，這樣高興；她覺得她們是太無聊，同時她又覺得她們是小孩子。所以她始終是保持着很鎮靜的態度，很愉快的表情。最後她要避免江牧師的兒子的驚奇的目光，就低頭去看書。

星期日的早上，照例全校是要到禮拜堂內去做禮拜的。大家都換上整潔的各色衣服，她好像也換了一件黑綢的，——就只她是黑衣，到比較脫俗。然而也沒有人說她這件衣服好看，只說很大方。不像少女着的。

她是坐在樓上的第二排，唱完讚美詩，做過禱告後；就是講道，主講的不是別人却是江牧師的兒子。她也並不希奇，只看着他預備聽他的講演，學

以前聽江老牧師的講演一樣的注意。那裏知道小江一上台就將目光向樓上閃射，即至找着了她的時候，有一種驚喜的狀態，兩頰一紅，講詞幾乎忘記了！以後竭力的自治情感，才終結了全篇，而在有機會的時候，他總要向她望幾眼，自然又不免臉上染上顏色，他也厭不得那些聽衆到弄得莫明其妙，只說他是胆小，初出茅廬。誰知道他別有鬼胎呢！

幾個星期以後，轟動全校的新聞，就是江牧師的兒子忽然生了病，而且對於他的未婚妻李女士的態度冷淡了！整天不高興，連他的父母也不知道他的病原！同學中多半猜想江牧師的兒子一定別有所戀！究竟他又愛了誰，却沒有人敢指定。做夢也沒有人懷疑他是爲她顛倒。

事有出人意料的，他——江牧師的兒子，却坦白的請求他的父母，要與李女士解除婚約。並且又暗中探聽關於她的一切，江牧師雖然是傳上帝的

福音，但是獨生子的病耗也不能不注意。他說只要他的兒子，能够快快全愈，以後什麼都聽他自由，決計不干涉。

江小牧師如此情痴，何以又不寫信給她呢？大概是因爲他知道他與李女士的關係，她們學校都很曉得的；都很清楚的，假使冒昧的寫信給她，一定會被她輕視的。何必自討沒趣！到不如先同李女士解除婚約，原後再用痴情去感動她。

她——志清，還坐在鼓中呢！靈慧的心扉，固然感覺到他的態度有點不自然；但是他在行爲上却沒有具體的表示。她怎能神經過敏的疑惑他是迷戀着她呢！也曾經聽見說過他正在生病，她也認爲沒有尋求病源的必要。

某日的清晨，她到球場內去散過步以後，打了十分鐘鞦韆；同另一位同學，在回課堂的道上，松樹旁邊，忽看見依着個憔悴而柔弱的青年。

——江牧師的兒子，也到校園內來吸新鮮空氣——

——她到嚇了一跳，看見他那個改形的病態，已經很驚奇，再加之他那一雙含情而求憐的目光好像要鑽進她的靈魂。她不禁焦急的粉面鋪上了采霞，拉着同伴，低頭走過了。到了將進課堂上台階的時候，她好奇的偶一回頭，則見那一位却仍然目不轉睛的痴呆的敏銳的望着這邊。

當天的晚上，她就非常難過，她有點明白了！她覺得她是闖了大禍，不過這個禍並不是她自己去闖出來的。富於情感的她，以為這個戲劇演的大悲了。她想，要是說他可憐，那他的李女士才更可憐啊！她倆的結合，何嘗不是經過了熱烈的戀愛呢！唉！男子！未免太得隴望蜀，見異思遷吧？真巧，她正在糊思亂想睡不着的當兒，隔壁房子內的哽咽聲，使她更興奮而清醒，她不知道哭者是誰？可是聽了她那悲悽的音調，她十二分的同情於這個哭者，她幾乎要跑去抱着那個受傷而痛的人對哭。她掙扎極的結果，還是很快的坐起，披上衣服，拖

上鞋；連忙把通連着隔壁房間的門一推，藉着尚未熄的電燈之光，只看見坐在王傑床邊上哭得很傷心的，就是王傑的好友李女士——汪小牧師的未婚妻。她再沒有勇氣到那邊裏去陪她哭了，她失望似的將自己的身軀跌落在牀上。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她不敢，她不忍去推想李女士痛哭的原因；雖然她已經不難知道。她五內如焚的，就是用什麼方法，才能援救失戀的李女士，和害人害己的她自己。

她星期天仍然去做禮拜，果不出她所料，汪老牧師的兒子，却又遇着了。她今天的面部，堆上了很厚的冰霜，每次他注意她的時候，她就報之以怒目。她也知道，這是非理的態度；但是她一記起李女士的名字，她就毫不顧忌用這種斬釘截鐵的下策。

由她的家中傳來的消息，江老牧師曾親自到過她的家，也明白了她的父母對於她是要求深造

的，就是交男朋友的話，現在還談不到，說她。年紀雖輕，志氣却大。

她現在反不像以前躲避他，怕看見他；却很希望多多遇着他，好叫他在她的態度中得着暗示而絕望。能够叫他將愛她的心，變成恨她的心；那不是就完結了一樁公案嗎？這是她的忠厚的誠意，即令她對小江有留戀的心情，她也不願意損人不利己的接受他的愛，何況她正討厭他是一個行爲太浪漫的男子呢！

結果，她勝利了，她成功了；他卻失敗了，絕望了。所以他就毅然決然的上法國去留學。臨起程的辰光，還給了她一些深情厚愛的不可磨滅的影象。她很坦然的，很愉快的，是他和李女士已經恢復了以前的情感，在他將放洋的時候。

此後她也轉了其他中學，所以不大聽着關於小江的事件。她認爲小江可取的地方是始終不敢寫信給她表示他對於她的愛慕。

到了大學的那年，她由老同學的口中提到他已經回了國，而且結了婚好久了，她心裏正爲李女士慶幸，她還以爲她是他倆婚姻圓滿的撮合山呢？那裏知道，由今天他給她的大札中，言明他現在的妻却不是以前的李女士。唉！難道失戀的悲哀，是李女士逃不了的厄運嗎？她覺得李女士太可憐了！她覺得他現在的妻也是可憐；她覺得她自己更是可憐。

她現在對着這封信，弄的不知怎樣好；還是痛恨他對於李女士的薄倖呢？還是厭惡他待遇他現在的妻的無情呢？還是可憐他的痴戀呢？還是原諒他的懺悔呢？她昏亂了，千頭萬緒的思潮在她腦海中鼓浪，她預備把這封信撕的粉碎，但手指已經不聽她的神經的支配，紅色的箋却很驕傲的躺在書桌上。她被舊恨新愁包圍了。

末了，她很勇敢的，也很傷感的說：“Let it go！”這是不是她衝破舊恨新愁的重圍的口號？那就只有問上帝！

雲 烟

和風習習，春氣融融；當日影銜山的時候，有一個年近花甲的老頭子，在河水紆帶，羣山糾紛中的一個竹籬茅舍的側邊徘徊。目光向四周注射，面部上有一種很驚異的表情。

這個老頭子是事業已經有了成就的，所以娛情山水，以終餘年，日嘗芒鞋竹杖，優游名山古蹟，

他遠遠的看見這兒天宇澄曠，空氣清幽，就以爲必定是一個清涼福地。到了這靜雅的茅屋，才知道是一個自命隱者的別墅。風景佈置的絕佳。蒼翠四圍，竹樓中聳，有一小溪自後山穿入，與河水相連；洞口泉聲潺潺，沿河的垂楊，袅娜，蔭護柴扉，傍籬的花影婆娑，香溢戶外。牆的東邊，有綠竹千竿，因風舞影；山的西邊，有茅亭一座，挹翠爲名。環繞這個亭子的，多半是山花野卉，鋪在地上的盡是些青草綠茵。由小徑而抵柴扉。雖然沒有看見主人的高雅。可是也知道必定是優閒階級的人。這個老頭子想在此借宿一宵，但是又不敢造次；所以在門外留連讚賞。

正值欲進而不能欲退而不忍的當兒，忽被清脆的歌聲衝破了他的凝想，回頭順着歌聲望去，則見兩個女子捨漁舟，穿竹林冉冉而來，在前面的—

個，着的湖色的衣服，肩上荷着一根釣竿後面的一個，着的是玄色的衣衫，手裏提着一個魚籃。歌聲大概是出於後面的櫻唇中。歌的大意是：

“日出東方壤，似從地底來，黃昏泊沒沉西海。
試問羲和安在哉，光陰如箭人何奈，魯陽不再，揮戈無術任徘徊。”

及至她們到了他的面前，很驚訝的目光使他不得不上前通姓字，道寒暄，方才知前面那位女士是這裏的地主，外號雲烟，後面跟着的一位是她的女伴名叫慧儂。雙雙都是不但言語容貌不俗，而且還別饒一種雅靜的風韻，此老却告以匿名。

女主人熟視此老良久，如有所悟，又若忘懷；急走近他說：‘老先生，您是尋幽探僻到這兒的呢？或是拜訪舊知到這兒來的？’

他的回答是：‘路過貴處，日已偏西，無奈四境人烟稀少，想在這兒借宿，但是又不敢造次！’

雲烟女士笑着說：‘不過茅舍太卑陋。’

‘真是仙鄉，’

‘老先生如不嫌棄，我自當接待上賓。’

她將釣竿交給慧儂，恭迓佳客於門左。

這個老頭連忙遜謝，隨即相將入柴扉，登台堦，將升草堂，忽看見有一額，橫於門上；草書‘停雲別墅’四字。門的兩傍有竹聯一付，是：‘舉杯邀明月，沽酒入蘆花’筆意蒼老。回顧草堂的外面，有葡萄一架，以作天蓬；滿院的秋菊冬梅，幾幾乎沒有隙地。這個時候雖然沒有著花，却也別有點綴。

他心裏方在暗暗的稱讚，腳已經升了客堂。主人讓坐，喊着慧儂！‘拿茶來呀。’

有一老媽子應聲由後室出，捧茶敬客及主人。

這個時候的慧儂，早放下釣竿魚笊報佳於老夫人矣。老人舉目見堂上又有一匾曰萱茂草堂。堂中有八仙棹椅及几檯，壁間有墨水字畫，不及細觀。女主人請客書房休息，適慧儂下樓說：

‘老夫人請您上樓去一下工夫，姐姐’

雲烟女士一面向客人告辭，一面吩咐道：

‘慧儂！你陪老先生到書房內去好了。’說罷自己就上樓梯。

書房在草堂的右邊，由迴廊曲折而抵其門。門也是一小柴扉，上有‘亦園’二字，門兩傍邊，有泥牆，牆爲綠色；因爲是滿鋪護牆草的原故。進‘亦園’有假山一座，山石層層水聲瀾瀾，窗前有丹桂芭蕉各一株，有板門，題爲烟雨齋，就是書室的前門。

入內但覺得圖書滿架，淨几明窗；不愧名士的幽齋。

慧儂請客上坐，他就坐在書案前面的籐椅上。舉目向四周一望，佈置實在是非凡雅潔。中牆懸一白雲出岫圖，東壁掛：

‘書成焦葉文尤綠，

吟到梅花句亦香。’

像的對聯一付，及圖畫，看看款就知道都是

女主人的親筆。書法淋漓，畫圖不俗，此老不禁暗自讚嘆！

‘那裏這樣一個奇怪的女子，年齡未老，學識不低；爲什麼不出去求謀事業，竟有這種空山習靜的思想，未必是有什麼事灰心嗎？也許是受了刺激的。’

女主人由書室的後間出來將他的凝神驚醒。

‘慧儂！請老先生吃晚飯。’

此老當即起身很客氣的跟着手裏持着油燭的女主人由書室的後門出來穿長廊到草堂，只見饅飯已經設備在桌子上，自然是女傭的本領，女主人款客上坐以後，自己和慧儂下坐相陪。

‘剛才家慈喊我到樓上去，命我代達先生，今天先生遠來，真是光輝蓬壁！無奈僻居山野，諸多怠慢，乞原諒是幸。’

‘太夫人也寓在這兒嗎？萍水叨擾，請轉爲請安道謝！’

‘好說！好說！’

‘.....’

‘.....’

晚飯後，雲烟女士請此老到左室客房中，桌椅被帳都齊全而清靜無塵，瓶供鮮花 爐燒泉水。燭影搖紅中，又是一種清幽佈置。讓坐以後，此老就把他剛才自己心裏所疑惑的問於女主人：

‘雲烟女士！你的年齡還是少壯，學識又不低；爲什麼不出去求謀事業；竟作此空山習靜的舉動，難道是有什麼事灰心嗎？’今天不揣冒昧，女士能不能賜聞你的歸隱的原因或志願？’

‘承老先生下問，敢不爲先生答覆。我雖然不是有什麼灰心，然而生來性情甘心淡泊；所以奉侍老母到這兒來作棲身之計罷了。至于我的身世，並不是不願意告訴先生，不過恐怕一時不容易罄盡始末。老先生長途辛苦，應當休息；我們明日再談。’

我明天早晨一定要起程，因為有要緊事，但是我年紀雖已衰老，精神到很健康；女士如果願意賜聞，我們何妨挑燈共話。

女主人很洒脫的唯唯從命，女傭就上樓去陪伴太夫人，留慧儂在這裏扇爐煮茗。

二

‘山居幽僻，忽然來空谷足音，老先生，您可有點認識我？’女主人回頭向他這樣問。

‘似乎有點認識，但是又忘記是在什麼地方會着的；雲烟女士，請你將你所預備告訴我的話告訴我，或許我能記憶起來。’

女主人含笑頷首。

‘你什麼時候到這兒住的，府上向居何處，除太夫人外，還有什麼人？’

去年才來這兒寄居，舍下原是敝省出名的望

族之一，先祖家大二伯皆曾出仕，我一齡失怙，手足凋零；所以家慈視我，真是名珠掌上，伯父母亦愛之逾於己出。不過我是何省人，先生或可聽口音分辯？寄居此地的，自然就只伶仃母女及好友慧儂。她也是飽經錯折的可憐女子。但是她決計密不告人。

‘女士大概是受過很高深的教育的，能不能告訴我您怎麼會有這種不合時宜的出世思想的？’

我幼小時就興近詩書；年七齡就與堂弟妹延師訓誨，不久就能續對。曾記得先生出一‘簾外濃雲天似墨’，我對以‘牀前明月地疑霜’。老師對家季伯說：‘孺子可教也’，並說我的天分已經不低，但是還不及弱妹——季伯的女兒——實在靜妹是太好了，秀外慧中，思想非凡，可惜不壽，十三歲而夭。曾記她有自輓一聯：

寄塵世者十三年，早悟浮生若夢，是以雲烟過
眠，風月忘懷；身處繁華心自靜。

臥疾榻方廿餘日，原知視死如歸；但嗟壯志未酬，親恩莫報；魂游泉壤意難安！

她唸畢色甚淒楚。

‘令季伯現游宦何處？’此老人想藉問此以打斷她的感傷情緒。

‘咳！妹妹沒的第二年，家季伯也就棄養；就是因爲悲痛愛女而致疾不起的啊！’

‘.....’

某親戚輓先季伯云：

‘生前博雅私通，只有兩字功名，到死尙留心上恨，

此日淒風苦雨減却百年壽算，愴懷爲失掌中珠。’

將先季伯謝世之因，描寫迨盡，所以永刻在我的腦海不會忘却。可憐我悲伯痛妹，血淚幾枯！遂生厭世之心，早具囀塵之，學識置諸度外，吟詠卽效雖騷，由是廢書一載，愁病交加。

‘女士！你從沒有受過新教育的啊？所以有這種清高的舊思想，是不是？’

‘家大二伯及家慈見我如此頹廢，就命我出外肄業。因為他二位老人家是極讚成女子有新舊學識的，僥倖考入某女子中學，遂修業。我自此復親翰墨，在校比較各種功課，皆不讓人，所以中心比較居家時愉快！畢業後，就升入某大學修文科，更在課餘習字學畫，得文學士學位後，書畫已楚楚可觀。惜我的大伯在我中學將修完時就與世辭了，不然當時真又要說我，‘吾家不櫛之進士也’我每一念及，肝腸欲斷！’

‘你既受了這些好的教育，正應該將你所學的貢獻於國家社會，像你現在隱居，豈不是太可惜了嗎？’

‘我也在社會服務了幾年的，著有女子概要學各種書，為人所稱許，也赴過歐美游歷，為國家造福實在不少，先生：恕我不以真名相告。而且也

開辦了學校的在家鄉，並且親自教授堂弟等的學科，看見他們由中學而入大學後，我始覺心願已了，因復動我離世的心，加之母素厭煩，我原好靜；故步二伯之後塵，林泉歸隱；覓這兒奉母天年，作我棲身；然亦不忘著作，時由郵寄發表，但不用真名，現在是一塵不染，俗慮全消。回想前此求學時的困苦，及服務時的危艱，相較真有天壤之別也。

‘恐怕太寂寞了罷！安享以前積蓄到也不錯。’

‘老先生！我現在還有稿費和版費，並不是只是消費者，最好的是有慧儂妹替我幫很多的忙，稿件寄出去，取回來都是她奔走。’

‘雲烟女士！請恕我唐突，你好像是還有不可告人的苦衷或刺激？’

‘先生！我有致某同學的一函，至今未發；就可以看出我昔年的心情，可謂一字一淚，不忍卒讀；老先生，您如果要賜觀，我可請慧儂走去取來。’

‘願賜一觀！’

‘慧儂奉茗給二人後，就出去檢取書函去了’

三

適茶已半盞，慧儂已經轉來，將手中的物件交給雲烟女士，女士轉獻給此老人，他即起立就洋燈展觀：

‘小病初適，陰雨連綿，兀坐窗前，如有所思。忽嫗持一函至，展而視之，乃正我神痴默念之

愛姊某某的佳音也。如獲至寶，樂何可言。始而開閱，忻慰滿懷，既而讀罷，悵觸難宣，悉姊之學業成就，終身得所，雙雙和衷共濟，圖謀社會國家之發展，是以忻慰！嘆妹之事與願爲，愁病交加，故添悵觸！所云惜妹之所識非人，勸妹須出謀事業；足見吾姊愛我之殷，知我之至，惜我之切，勸我之深！妹雖愚，能不感激而涕下！夫學而無成就，此妹生世以

來之苦惱違心事也，總之妹與人類無緣，與事業無補。堪稱吾國女界中之一廢人，又為暴棄之一罪人，但亦非妹自甘暴棄也，乃命之使然，究何怨焉！至再出外一層，蓋難言也，與其難言，不若不言；然如不言，豈不負吾姊愛我之苦心耶：姑妄言之。

先父棄養早，妹只一齡；家慈膝下，惟妹一人，疼愛之心，異於尋常；母離妹，如失珍寶，妹違親，如背天日；母女相依為命，此妹因親老不克再出外圖謀事業之一也。

且頻年所歷艱險，皆事與願違；人面獸心之男女，見而生畏，是以神智昏亂，精力大不如前，此妹因環境所摧折不克再出外圖謀事業之二也，書言及此，真欲搔首呼天而問之，天乎！天乎！何待他人之厚而待我之薄也。

細而思之，如焚五內，無以解憂，徒呼負負；妹亦非為妹惜，但有負我知音 賢姊愛我之希

望耳！自別後，心懷耿耿，精神默默；古詩云：不是愁中卽病中，不啻爲妹寫照也。不知愛我之賢姊，何以教我？何以慰我？

前命妹所題之美人畫四幅，今特一並寄呈，附錄於後，以博一粲。紙短情長，諸乞自衛，臨穎依戀，不盡欲言。此復我知音賢姊某某文鑒！

牡丹採藥

妙號花王最可欽，仙心偏又具婆心；惟憐世少長生藥，故向靈山着意尋。

天女散花

雲外天仙覆錦籐，花花錯落散紅塵；東皇着意輕憐惜，肯使風飄悞溷茵？

麻姑航海

玉貌仙姿體態柔，柳腰斜坐一輕舟；銀河直下波濤涌，破浪乘風萬里游。

嫦娥奔月

天姿生就有仙風，偷食靈丹上碧穹；從此廣寒

歸女主，清光贏得古今同。

四

老人看罷，喟然嘆曰：

‘女士殆有心人哉，有此吐囑，並非物我兩忘的人，此時林下優游，亦猶醉翁之意不在酒耳！’

女主人雙眉緊蹙，默然無語。

半晌，老人回環省諦不禁失聲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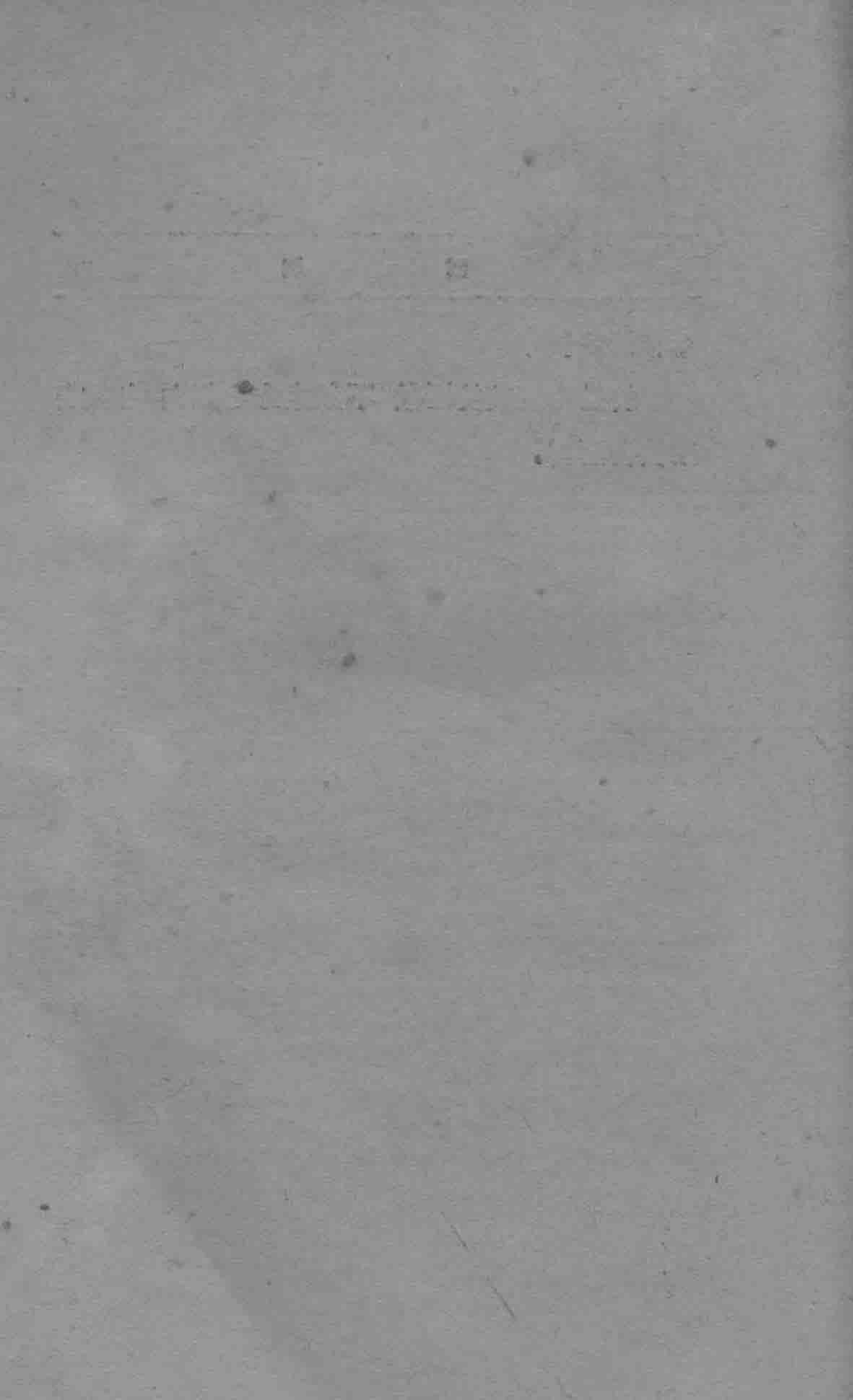
‘奇哉！異哉！我前在某學校掌教，有一女生，態度與女士相若，惟面龐稍覺瘦減，然其聰穎絕倫，尤喜高自位置，而且抱負不凡，距今幾將一紀，計其年，正與女士等，女士得非某學校之某女生耶！’

女主人聞言，也熟視老人面，亦驚詫曰：

‘噫，‘您就是某先生嗎？’我就是某女生。屈指計算，瞬及十餘年，詎料十餘年前的某女生，即十餘

年後的我！

於是他們談笑極歡，不知東方之既白，相與訂期後會而別。



她 竟

天朗氣清，春光明媚的一日，我很愉快的散步於庭院中，修竹外的赤白色的桃花和牆頭的紅杏！藉着一輪將出山的旭日，掩映得分外嬌秀而艷麗！使人心曠神怡的留連不忍去。正在欣賞而入於神秘的一刹那，忽被遠遠若斷若續的悲泣聲收回了我的夢幻。

‘啊！噫！這是什麼聲音啦？是誰的哭聲呀！’

順着那個斷續的聲音，兩支脚却往前移動。卽至看見了一個十六七歲，面貌很娟秀的少女依在綠水池旁邊的碧欄杆上的時候，我纔把身軀穩立着。

她手上拿着一條潔白的手帕。眼淚真像斷了綫的珍珠，那一種宛轉悲啼的狀態，實在不異帶雨的梨花。

‘哎呀！原來哭的是她啦？她不是小杏子嗎？她去年初到我家來的時候，我就對她非常表同情，由同情而憐惜，由憐惜而……她的身世，我也從她的口中知道了不少，不過她總是不肯澈底的告訴我。’

現在看見了她這種情狀，使我非常感觸！本想誠摯的，坦白的跑去問她個究竟，但是怕她含糊的，不以真實情形相告，豈不更是悶葫蘆。所以就捨其本而求其末的去問從廚房出來經過這條道上的王

媽。

‘她又在哭呢，而且哭的很傷心，她家裏的事情你大概是知道的，可是又有什麼不幸的事發生？也許是她自己愛傷感！’

‘那裏啊！她的爹太不成器；又賭，又嫖，把她的媽買給個老頭做二房，去年。她早就是不高興的。……剛纔，她的爹又跑了來的。要她跟他回鄉下去，一定要她跟他去。……不是好意啊！是有壞心思 您說是不是？她不肯去，她嚇怕她爹又不敢不去啦，她的命苦，她心裏難過，可憐！可憐！這麼個很精靈，又好看的女娃，偏有個忘八的爹，唉！’

我驟然的聽見了王媽的這一堆咕咕吧吧的話，不知道應當答覆些什麼才好，王媽也似乎不希望我的答覆，看了我一眼，就匆忙的到上房去了。

思潮在腦海中起伏，心緒如藤一樣的凌亂；三步改成兩步的跳到她的面前。淚眼愁蛾 逾增斌

媚，吞聲隱泣，更顯娉婷的她還沒有等我開口，就帶着哭聲說：

「少爺！我將要與你永遠不能見面了！沒有良心的阿父，逼我家去。以後的事情，真是不能想啊！我到這兒快有一年了，您待我的好處，……我不會忘記的，少爺！人不是石頭，人不是鐵；你的恩德，……來世再報達您罷。」

她却越發大哭的倒在木柱子上。

我本來是想來勸她免除悲痛的，現在她反因為我增添了悲痛，我也就不覺因為她的悲痛而大大的悲痛了，約十分鐘，我只得勉強拭去啼痕。

「小杏子，你真太痴！盡哭有什麼用處，難道能哭轉你父親的黑心嗎？小杏子！我實在可憐你，但是我又沒有方法謀你的幸福，可憐我的心，已經為你碎成片片了。我想用一兩句來安慰你空虛的心靈，然而又不知道說什麼話方可以安慰你？我可憐你，愛……你而不能救你，這是我最大的罪過！咳！」

紅顏薄命，豈是真的成了千古的定論嗎？我真要搔首呼天而問天呢。天啦！天啦！您為什麼厚待別人而單薄待她？難道像她這樣的美人，是應當為天所忌妒的嗎？’說畢緊緊的握着她的手。

忽然外面又起了鬧雜的聲音，大概是她的那個可惡的父親又來了。當時她的面部，立刻變成了慘白的顏色。悽然脫出了手慄聲說：

‘您別難過，保重身體要緊！我自己去見阿父罷。’

說聲去，也飛步的出了中門。

我却已經失了作用，呆若木鷄；慈愛的母親由上房內來把我携到她老人家的房內。和藹的說道：

‘痴孩子！怎麼這樣的痴啊？小杏子固然是可憐，但是你不能因為她而傷害了你自己的身體。孩子，假使我現在有一千塊錢，我決計將她救下來。然而辦不到！’

我恐怕母親因我而憂愁，就恢復了原來的態

度，勉強笑着說：

‘我因為今天起早了，所以非常疲倦現在想再睡一下；小杏子的事，我也知道我們的家境；而且在這個社會，像她這樣可憐的人太多了！’

老母親就一面叫王媽替我放被，一面說着往外走：

‘我去善勸她的父親試試看，也許他給我的面子今天不要她回去的，你睡罷。’

無能的我昏亂的攢進了被洞；那裏是想睡，不過是要藉此痛快流我的傷心淚罷了。那裏曉得愁能引夢，一睡醒來，已經鐘鳴十二下了。就很焦急，很驚慌的問：

‘小杏子還在這裡嗎？’

在拭掉子的王媽不費思索的答道：

‘她已經跟她爹去了啊！’

這句話似尖刀般的刺我的心，如焚五內的悲哀，無論如何，再也不能抑壓，發狂似的哭着說：

啊呀！她竟……去了，啊呀！她竟……

去了：

十九，十二，廿二，復旦。

黃包車夫的報酬

徐大近來也不賭錢，很勤快的拉車子；又比較愛乾淨。尋來的錢除了剃頭洗澡外，還做了些青藍布的新衣服，所以在他的伙計中間，他是算漂亮的。

他雖然是住在菜園裏的一間茅房子內，同他的母親。但是他的家的附近，却有很多的洋房子。

外國人也有，中國人也有；多半是他的主顧生意，就是他的母親也在洋房子內幫工少有時間回來。所以他的錢是他自己使用，不過他的媽總是叫他儲幾個錢，預備討一個媳婦。他何嘗沒有這種夢想，但是每天的錢，有時除車租以外吃還不夠呢！‘討親’談何容易？

他的媽看見他再不賭錢，自然高興，他自己更是滿面春風的對着人，在這一月來。他的伙計們都說他是轉了運，要發財。

其實他那裏會發財，他拉車子不錯是很勤快，可是他不知爲什麼現在不喜歡拉晚班。喫過晚飯以後，後推三阻四的怕出去；他的媽看見他賺的錢並不比以前少，而且現在又不鬧脾氣；家境雖然窮，兒子總是心疼的啦；所以也不十分強迫他出去。

徐大不喜歡拉晚班車，是懶吧？不是的。要是懶怎樣高興替王家洋房子內幫忙呢：就是不叫他

做，他也願意做那些老媽子和丫頭做不動或做不完的事呢！尤其是在塘邊清衣服和到菜園內來拔菜；他總是愛跟在負這種使命的人的後面，只要他沒有出去。

一天，大雪紛飛後將晚的一天，綠翠般的青菜地，鋪上了白玉似的雪毯，被蓮船的腳趾，印上了許多的大蓮瓣。

平常，徐大的眼睛頂不管事，只望着前面的路拉着車子直跑。什麼路旁的綠樹紅花都不會使他注意。說也奇怪，他却喜歡雪景，他看見往菜園去的雪路上有大蓮瓣的足印，他的眼睛比貓還明亮，在大路上就眇着了。將車子，加快的拉回茅房子內去，自然是帶着跑的姿勢。更奇怪的是——雪路上走的人多得很啦：怎麼就如他所料想的一點也不錯；剛下的雪，在這個偏僻的地方；却給了他這個愉快的暗示，

‘要死的，把空車子拉這麼快；沾的泥水要弄

髒了人家的衣服，就要你的命！’

‘桂蘭姑娘，你罵我死，好，我明日真的死了就來拉你去到閻羅老爺那裏去吃官司，要是我贏了，你就被判斷給我做……’。

徐大一邊回嘴，一邊就把空車子送到茅房子內，轉身就出來幫桂蘭拔地內的菜往籃子內拋。

‘不稀罕你做這個，開口就沒有好話；狗嘴內出不了象牙，鬼東西。’眼睛向徐大一橫，伸手來搶籃子。

‘誰又稀罕替你做這個；還不是良心太好了。捨不得這一雙凍得像紅蝦子的手在雪地裏拔菜，怪可憐的。’說時就握着了桂蘭搶籃子的手。

桂蘭現出了白牙齒：‘別鬧，人來看見了像什麼樣子。’

不做美的天公，却又在飛柳絮；由少而多，由多而大，滿籃子的青菜也着了雪花。

‘雪更下大了，不能回去；又沒有雨傘，到我家

裏去躲一下；回頭用車子送你。等雪下小一點，一定送你。’

徐大一支手提着菜筐，一支手拉着桂蘭的衣袖往茅房內跑。本來這間獨茅房和菜園都是桂蘭的主人——洋房子內王老爺的。所以在這個下雪的天就只有他們兩個人在這裏。

‘太太會要罵我的，說我爲什麼拔菜去了這半天還不回？我真嚇怕怎麼辦呢！’桂蘭進了草房，徐大替她打身上的雪的時候。她這樣說。

‘怕什麼？又不是老虎‘總不會吃你啥！’

‘雖然不吃我，打也夠受了……’話還沒有說完，就被徐大推到板橙子上坐下了。

徐大的一雙賊眼，死命的睨着桂蘭的臉；兩支手却加緊的握着桂蘭的。

‘鬼，又來了；儘望人 哎呀！手捏得疼死了！’

‘桂蘭，我恨不得在你的紅臉腴腮上咬一口’，徐大真的又不老實了。

‘要死的，又來了冰死人的手；’桂蘭羞的不敢望徐大，身體却不自主的擁在徐大的懷中。

‘……’徐大的心跳得利害。

‘我不，我要回去了。’桂蘭的心也在跳。

‘桂蘭姐！……這就是你的家，好嗎？’徐大放出了拉車的蠻力氣，將桂蘭又拉到了板牀上坐下，他越撒野，桂蘭也越覺得暈眩而沉醉；終於大家弄得不能開交，又造了……！也是前生冤孽。

兩人沉醉而又醒來以後，世界又完全變了顏色，大家都切望能夠繼續這個歡聚，而不使兩下分開才好。

‘我們要能永遠不分開就好了，這樣總不是長久夫妻。託人到太太那裏去討口氣，她說還要留你做幾年事呢。爲這個事我真急死了！我的桂蘭！就是肯放你出來，也決計不給我這個窮光蛋的，怎樣辦呢？’

‘是我的命苦，有什麼話可說；在這一個月來，

我們的事情；好象有人知道了似的，近幾天太太不大叫我出來做事。我的心嚇怕得了不得，今天回去說什麼呢？’

‘說雪大沒有傘，所以一個人在茅房子的出簷底下，待了這半天好了。管她相信不相信，橫豎……’把頭靠在桂蘭的肩上。却把話縮住了，

‘人也是爹媽養的，我也是爹媽養的；爲什麼誰都比我強，我却整天的做很多的事，還要被打，被罵；以前到糊塗的過去，近來不知怎的，却會羨慕別人，可憐自己。’

‘你過的不是人的生活，難道同他們做一輩子的丫頭嗎？橫豎裡外裏，回去讓他們打罵罷，明天早上同我逃走好了：’

‘我不敢，太太會惡狠狠的打我的，’

‘跑了她還能打你嗎？我會保護你的；不要怕。以後我就替你做衣服，打首飾；租一個好點的房子我們倆同住着去過快樂的日子。像你羨慕的大小

姐一樣的快樂！該是多麼好。

‘明天早上就走嗎。’她不覺也笑了。

你今天晚上就把衣服東西清在一堆偷偷的包好。明天還沒有大亮的時候，就說到井上打水去，提着東西到大門外來；我用車子把你送到下關我的親戚家去住些時，我回來看追究不追；過不幾天我就來接你去同我住新房子的；到城南，你說好不好？’

‘明天試試看，你以後不會變心吧：他們都說男人壞呢！’

‘你能同我逃走，我可以爲你死；大膽的做吧，不會上當的；我真愛你。’徐大伸頭向外面望一望雪下的怎麼樣了，——其實何嘗是看雪，是怕有人來拔菜偷聽了他們的話。

外面既然沒有半個人影，自然徐大的話樹和茅房子是聽不見的，聽得見這幾句話的，只有桂蘭，因爲話說的太輕俏，反到教桂蘭的臉起了紅。

雲，同時也把頭一伸眇一眇路上——出菜園的路上，只見雪不下了。她就給徐大的定心丸喫：

‘你可別送我，恐怕被人看見弄出事來；因為我就攔的時間太多了；……橫豎明天早上要一塊兒……’

徐大站在門口，望着提着菜筐的桂蘭在雪道中的背影，慢慢的消失了以後，才跑進茅房子內倒頭就睡，也忘記了晚飯還沒有吃呢，也忘記了車子還沒有交班呢，只希望一件事——一件就是要他坐監獄也得做的冒險的一件事。

‘天快點亮罷，天快點亮罷！’他睡在板牀上的破被中只這樣想。在這個時候那裏睡得着，內心像火熱，外體似冰冷的徐大。

他翻來覆去，又想到自己怎麼會與桂蘭相愛的，怎麼又會有機會使他們發生兩三次的關係的？更失悔為什麼不早一點把桂蘭勾引到手呢？如果早一點上手，那豈不是現在已經同他睡在一個被

中嗎？

‘明天晚上她一定就在我的懷抱中的。’他想到這裏，覺得身心一暢快！他認為明天晚上一定是快樂的，而且這種快樂是他應當享受的——是他自從愛她以來，辛苦拉車，勤快做事；溫和作人的報酬。——報酬，自然是報酬；想得高興，慢慢的就鼾聲達到了茅房子外面；勞倦了的工人，誰都是很容易入夢的。徐大能够這樣的想——而且這樣曲折的想；已經是例外了。至於明天早上是吉是凶，是成功，是失敗。那只有天曉得。

新 痕

‘憔悴形容只自憐，妝成凝睇小窗前；白雲天
靜歸無極，慘淡依稀似去年！’

一個容顏清秀，態度閑雅的女子——綺仙坐
在她的幽靜的書房內迎窗的背椅上朗誦着這首
詩。

‘綺仙姐姐，你爲什麼又在發感嘆？尊恙全愈

了沒有？你看天高氣爽的秋日，人生是應當及時行樂的。啊；你大概是在想念令友俊卿吧？你們不是去年的今日離別了嗎？她現在可有信來？還在 P 大學吧？’很活潑的靜娟——綺仙的隣妹，走進這書房門對綺仙笑着說的。

綺仙連忙由椅上抽身站起，讓靜娟就坐於書案的左側的籐椅上，隨即說道：

靜娟妹妹，你怎麼也來座坐？偶爾閒吟，却又被你聽見了！我不是故意要發感嘆，誰知無意中却悲從中來；作人有什麼意味：多一份知識，就少一份快樂！我常說的：不幸而爲人，更不幸而爲女子，尤不幸而爲中國的女子。我也無所謂病，只說心胸不快就是了。靜妹，我最恨工愁善病林翠卿式的女子，然而我却又自己矛盾了。大概是環境的造成吧！去年既與俊卿分手。又遭家嚴的變故；易感觸的我，經這次的生離死別；心靈中那能不受重傷呢？你還記得我常在口中唸的！‘一夜恩親淚，天明

又復收，恐傷慈母意，暗向枕邊流！’的五絕麼？真是不啻替我寫照。假使俊卿沒有離開此地，我也可以得着不少的安慰，從她那裏。我與俊卿的交誼，你是知道的；我們可以說是志同道合以學識為媒介的朋友。我所佩服她的，並不是她那美麗的面容，却是她那高超的才志；你看她那流利的語言，和大方的態度；就與普通一般女子有些兩樣。既不是驕矜傲物，又不是放蕩不羈。我做給她的一首：端莊度，不愧大家風，秀外慧中誰能匹。新知舊學總兼工！何幸得相逢！’的憶江南，他真可以說是受之無愧呢。我盼望她前途遠大，將來能為我們女界吐氣揚眉。不過這些時沒有來信，難道她轉了學麼？我也病的懶得去問他。

綺仙說到這裏忽然被一種聲浪將話頭打斷：小姐，小姐！這是您的一封信！’

三十多歲的一個女僕，快快的走進書房——手拿紅色的信一封，一面喊着，一面把信遞給綺

仙，綺仙接着拆着時，她就轉身出去了。

‘啊呀！啊……我不相信，那裏會有這回事；俊卿的心性我是深深知道的。可以說是中流砥柱的人物！怎麼會犧牲的這樣快！不知是怎樣的一個人中俊傑，能把我那艷如桃李，冷若冰霜的俊卿奪去了！真叫我又增了不少的感嘆！唉：像她那樣的一個奇才特質的女子，也逃不出‘賢妻’，‘良母’的範圍。雖然婚姻是人倫之始，愛情是神秘莫測；要知道今日花好月圓，他時終不免花殘月缺，可嘆世間癡男女，如蠶自縛，徒自痛苦！到不如目空一切‘遊戲人間’落得個‘六根清靜。’綺仙手中拿着信，憤憤的說的。

‘是俊姐來的信吧？說曹操，曹操就到；真希怪。想是她同誰結了婚？那你是應當恭賀她的；何必發這些無味的牢騷，像你這樣說，世間還有人類嗎？以俊姐的眼色，那人總不是庸碌的男子。後來夫唱婦隨，和衷共濟，做一翻偉大的事業；豈不是

更妙，’靜娟說着走近綺仙。

‘靜妹，你說的固是不錯；可知道要是真真的認識一個人，並不是專看外表的。往往有才貌的青年，竟爲他那聰敏太過的性所墮落。人類都是自私的；當這個過渡時代，無論男女，偶亦不慎，即自誤而誤人；女子的痛苦，比較尤大，不過俊卿的接合，我想必定不是草率從事的。但是在這個世界，又有幾對是真的情感；流動的思想，浪漫的行爲；不是時髦的趨勢嗎？有人說：‘結婚是戀愛的坟墓！’自然也有他的理由。你既是讚成俊姐，我就聽你的話，做首詩去與她取笑，也可以說是恭賀她罷。’綺仙說後就隨手拿過紙筆，一揮而就；還給靜娟。

靜娟由她手中接過這張紙，眼睛注視在這上面，口中唸道：

‘天上雙星渡鵲橋，洞房香暖……………。彩雲深處隨蕭史，舉案餘閒共弄蕭。’

綺姐，你真成了一位詩仙了？不開口便罷，一

開口就是詩；我這個俗物，豈不要自慚形穢嗎？昨晚上在院子內有一個清朗的聲音誦的是什麼：‘閒愁萬種太無聊，夜寐難成恨未消；回首不堪家國事？怕聽隔院斷腸簫！’想是你的大作無疑了。綺姐！像你這樣有抱負，有才華的女子實在不多！勸你凡事總要取積極的態度，別太悲觀。從今天起，洗去心上的舊傷，畫上個新的痕跡罷！自勉自勵作一個有爲的人。這是我向你預祝賀的。現在我可要走了，再會罷。’靜娟把手中的詩，放在桌上；一面同綺仙說這些話，一面退出房門。

‘靜妹承你規勸，銘感不忘！’綺仙說畢起身，含笑送靜娟至書房門口，看着靜娟的背影離遠而消失了後，方回身坐在原來坐的那個椅子上；自語道

靜妹真可謂妙人妙語；好一個：‘洗去心上的舊傷，畫上個新的痕跡！’

破碎心弦彈出的懺悔哀調

她自從那日她的未婚夫W執着她的手與世長辭以後，她的神經受了很激烈的震動；意智完全昏亂了，心靈簡直破碎了！形容十分憔悴了！精神非常頹廢了！伶仃孤苦，舉目無親的她，除了每天呼天搶地，痛不欲生以外，什麼都不聞不問，飲食自然也不沾唇。今日是區君，她的未婚夫的好友；來

告訴她說P大學要爲W君開一個追悼會，在明日午後。意思要她做一付輓聯拿去張掛；可憐悲痛達於極點的她，雖然答應了做、也很願意做；可是凌亂的思想，碎弱的心靈；竟不能做出半個字，也許是淚珠濕透很多的紙，不能下筆的原故吧！所以她就索性擱筆不寫；在衣袋內去拿手巾抹淚，誰知帶出來了一張小紙頭！真奇怪，却是W君在醫院內死的前兩天自己做的一付輓聯，慎重的交給她的，並且還要安慰她，說是不許撕去，撕去了就是毀滅了他的肉體與靈魂！如果她替他保留的話，那他的病就一定會好的，會全愈的。她不敢違反病者的心情，就忍着淚將這張紙頭塞進衣袋內，也不能狠心的去看牠。這一星期來，她弄的靈魂好像已經離開了她的身體，甚至把這個重要的紙條也忘記了。今天鬼使神差竟無意中把牠找出來了。她到悲喜交集起來，她想：‘幸虧沒有失落，或許W英靈未沒，常常在左右幫助我罷。我這樣的摧殘自己，其所以不死

的；莫不是他阻擋我，要我替他負起未了之責任啊！不錯！他是一個要體面的人，講信義的人；他這回很急促的了結了生命，家款又沒有寄來！唉！他那清寒父母，我又怎麼好黑心的去索滙兌呢？一封惡耗，已經够他孤苦的二老傷目了！我也沒有餘錢。幸虧他的朋友K君慨然幫助一切他的身後費用，都是K君解囊；患難纔知道朋友！纔需要朋友！雖然K君是值得感激的，但W，可憐短命的W受惠不償還，他的靈魂是不安的。你看在他這個輓聯內面：不是有這種意思嗎？所以我要是愛他，頂好使他不至于在黃泉含恨；爲他繼續努力，替他償還債務；原後再追隨他到地下不遲；況且我是父母的愛女，千萬不要因我的殉情而傷高堂之心；得機會也可以孝報W的二老，也就是代W做未了之事。’她迴腸百轉以後，終被求生的本能戰勝了，就很快的在這付W君自輓的聯內，加了一個拔；用一個信封封好，命宿舍內的女僕送到大學部K君那裏去了。

她知道K君會請人代寫的。自己實在沒有握筆的力量，要是在平日，她自己未嘗不能一揮而就。女用人送去了以後，她却從容的用熱水瓶內的開水，沖了一杯牛奶——昨天同學們千言萬語勸她吃，她不吃的牛奶——現在却很自然的送進口中。然後在同房女伴的驚異眼光中，倒頭就睡了。

追悼會中，她是過分的傷心，幾至昏倒；所以在K君將她送回宿舍後，有好幾天都沒有起牀。尚幸是在春假，功課她簡直擱在腦後，雖然她就是在那個學期高中畢業。不過她想到她所負的責任，和自己的志願；似乎不應當如此頹唐；應當積極奮發。因此慢慢的也就順變節哀，風神清減，倍覺如依人的小鳥；顧鏡每每自憐！

一日，K君忽然來了一封有快送字樣的信，內容大概是說：‘約她今日——星期六——到大柵欄北京大旅社去與他相商安葬她的未婚夫W君的事，因為他陪W君的一個親戚住在這個旅社，請她

下午六點鐘一定去。

她很相信K君是一個熱心爲朋友的誠實君子，所以將到六點鐘的時候，她就到了K君所指定的地點。

‘K先生是多少號？’她一下車進門就問茶房。

‘是P大學的K先生吧？正樓上三十六號，關照我照看小姐上去的。’由樓上下來的一個茶房連忙接着說的。

如是她就跟着這個茶房上樓到了三十六號的房門口，茶房說了一聲

‘客來了！’就轉身去了！

‘請進！’是K君宏亮的聲音。

不知怎的使她微微驚了一下，但是却又很鎮靜的走了進去。房內除了K君起身表示非常歡迎外，並沒有一個人影；那裏有什麼K君的親戚？她茫然的擲身在一張軟椅上。半句話也說不出。

K君也倒在椅上去，溫柔的轉側着，表示這客

的降臨，是給與了他寵錫的光榮和爲這光榮而勝利而快樂着。

一個輕輕的門聲，兩人都駭了一跳，她還以爲是K君的親戚來了。慚愧自己同K君正坐在同一個軟椅上。誰知是那好茶房送一壺熱茶來。他們都矜持着，一直等到那茶房又出去。

開始K君有許多拘束的地方，不久便又很自然了。忽然握着她的手說：‘我真覺得你是太可憐，可愛；可敬啊！’

她將手捧脫了。她翻身立起來，靠着桌子站着：慄聲的問道：‘W的親戚呢？’

‘他一會就來的，Dear！’這是K的回答。

什麼話；K君，你可別忘了你的好友W，我現在是再不能經風浪的病軀！我深知是好人。

茶房又在彈門，K君命令道：

‘進來，’

她望着那個面帶笑容的茶房：

‘開晚飯吧？K先生。’

‘我們一面吃飯一面等他罷？K轉過來向她說。

但是她拒絕了，她要回去。

於是K做了一個手式，茶房便退出去了。

K又懇求她再留一會兒，便不肯吃飯，也得等K君的親戚一些時，他說：‘噯！你不知道你走後，我會死在這裡的，我是多麼難過。’

她的心非常忐忑，含悲含恨的望了他一眼，

K的目光中似有一種令人嚇怕的表情，匆匆的跑到她的面前，好像要擁抱她似的。看見她是驚慌而生氣的樣子，便又變得很悲感的說：

‘唉！你責罰我吧，我是太無禮了！我知道我不應當這樣，我也不配這樣，你是太好了。’

她幾乎要哭出來，決意走去開門逃走。‘咳！門怎麼開不開？’她順手按電鈴，却不見茶房到來她反身只得走到窗口要往下跳的樣子。K却在後面

將她抱住了。他用力的將她抱到牀上，他多方的要求，她拚命的掙扎，結果她終被他吻了。

她是又羞又氣，又悲，又恨；內心如同烈火似的燃燒，將兩頰反印的緋紅。自己知道已經墜了他的詭計，入了他的網羅；曾經受過他的恩惠於前，又沒有抵抗力於後；只有讓他擺佈，啞子吃黃蓮，自怨，自艾罷了。而且K君的溫存手腕，引誘魔力；使她也不忍心拂然變顏的出聲叫喊。第二天的早晨，她只淒慘的哭着說：

‘事情已經弄到了這步田地，還有什麼話可以說呢！不過你對於我的愛如果始終不渝，我也願意唱隨君子。要知道你我今日的關係，自然超過了我同W君的情感，‘始亂而終棄之’，是千古女子怕聽的傷心語。我深深相信你對於我的愛是負完全責任的。’

‘親愛的寶貝，我爲你也不知費了多少心血；千辛萬苦得來的，我還能不愛護嗎：包管比W更會

用情。』

却因W引得她又大哭起來。

‘我對你不起，我的S！原諒我的狂放罷。可是我的心是很純潔的。不過是欲達到愛的目的不擇手段罷了。你要是恕我的罪，就別哭。我的心真是痛啊！’K却很溫柔的勸說。

她慢慢也就收了淚，梳洗吃過早點後，她就堅決的要回去，他却很順從的，很高興的送她回到宿舍。

此後每日他必定來看她，有時也約她出去散步，游玩，聽戲；曾幾次請求她再到旅館，她總是用正大光明的理論拒絕了。因為她雖是與K君形跡日親日近，然而她的心之深處更印着W的不可磨滅的影子。

她常把K和W二人私自比較過，她總覺得他們雖然都是英俊的青年，都是有熱情的青年，但是在思想上行爲上二人却有很大的分別：

W是有抱負，有志願；很有希望，很可造就的青年。K是很聰敏，很自恃；很有手腕，很有魔力，很浪漫的青年。

至于二人對於她的愛，自然都是很熱烈的。不過W對她的情感是由淺入深，與日並進的。真是體貼入微，溫存倍至；窺飢探渴，問暖驅寒；不異慈母的殷勤，事務必與她磋商，學識必互相研究；敬畏她如良師益友。所以W的愛是誠摯專篤的。K對她是一見傾心，求之不得就費盡了心血；而且善於用情，激動人心靈的方法很多；冷若冰霜的女子，也不難被他感動；但是他是自由的個性，任何女子似乎不容易完全佔住他的方寸。說愛就非愛到手不死心，假使他不愛，恐怕就不會顧慮什麼吧？換句話說：就是W的情是深而專，偏於精神方面的。K的情是多而熱；偏於肉體方面的，

將要放暑假的一天，K 在他們的宿舍內的客房中與她談着，有一位女同學 T 很活潑的跳進來，忽然又大笑的要跑出去，她却起身拉住說：

‘做什麼大驚小怪？’

‘對不起，我不知道你有客在這兒！’ T 笑着說時眼睛却無意的向 K 一瞟。

‘我替你們介紹罷，這位是 T 女士，這是 K 先生；她這樣說了就請 T 坐下，K 却很禮貌，滿面春風的起身點頭為禮。以後他們就高興的大家談着，K 還要請他們出去吃飯，T 說：‘下次再叨擾，今天實在不能！’就跑出去了，

她只含笑的目送 T 的背影！

K 却似笑不笑的一言不發；半向問她道：‘你大概也是不出去吃的？那我就要走了。明天還要考書呢！’

‘好！’這是她的回答。

這天以後，她總像有點心事似的；她懷疑 K 怎麼不提他們宣布婚約的事呢？憑良心說，她也並不十分願意像 K 這種風流男子作她的丈夫。不過又希望從他的口中說出求婚的話。同時實在覺得可憐的還是 W 一短命的苦命的鬼！她真太對不住他，所以就跑到 W 停靈櫃的古廟內去大哭了幾場。也不願意會見 K，且喜他好像比較不似以前來得勤；不知道是她心裏不平靜呢？還是他的心緒凌亂？他們就是見了面，總似乎各有鬼胎，彼此敷衍，勉強的對坐着；她驚奇他怎麼對於她簡直不感覺興趣，像從前那樣的熱情現在爲什麼總引不起來。一個炎熱的暑假，他們就這樣冷淡的消磨了。

秋涼後，她已經升入了大學。K 的態度更加改變了。先是哄騙着說是生病沒有精神；以後就說生活太平凡因而厭倦。現在藉故同她口角了一次；賭氣決計不理她，好像陌路不相識的人；就是在那兒遇着。她雖然早就懷疑他對她沒有專一的情愛，但

自己已經因他而失去了處女的貞操；在這個社會；似乎不同他解決婚姻必被人唾罵！好像她的身心，是應當完全屬於他的，所以她還是不忍遽然與他絕交。總原諒他的一切，希望他回心轉意；也可以說是對他有不少的留戀。幾夜爲這個事失眠以後，她就堅定去找他，作一次最後的談判；等她匆匆的跑到他的寄宿舍，又沒有勇氣進去。時間正是七點鐘，一輪方出山的紅日；使她不知不覺的向着校園內東方的小亭子走去。思潮起伏的真像波濤奔放。五官已經失了作用；及至聽見了笑聲，方驚破了她的迷夢；舉目一看，嚇得她幾乎要傾倒！只見K正坐在亭子內的石椅上，擁在他懷內的有一個女子，而且很像T。她手扶着樹枝凝神站住了。心似要跳出來樣的砰砰着。恨自己沒有手槍，打死他們或自己；纔出這口惡氣，她却急急的跑回宿舍內倒在牀上大哭了以後，方這樣想的。她失魂似的亂想，她碎了心似的悲痛！她瘋了，她覺得她一切都完了！

她想怎麼只在中學部的會客室內經她介紹而交談過的T，就這樣快的同他相愛了。暑假T是回家去了的，大概就在這個假期中，他們進行的吧？T本來住在北京；家庭又自由，開學後，她又升了大學，T仍在中學；所以不接近，因而她什麼還坐在鼓中。她恨T對不住她，奪了她的愛；然而她又恕了她，說T是同她一樣的可憐者；只怪無良禽獸的K，引誘了的，玩弄T還不是學玩弄她自己一樣嗎？她越想越氣，一剎那從牀上跳起想去買毒藥來殺K，報仇，除害；但是不知道要買什麼藥好，所以遲疑了一下，又將身體跌落在牀上，眼淚不能自止的橫流直淌。想自殺，又不甘心，空虛的心靈，忽然閃現W的淒慘的影子，她轉念到W，就更加傷痛？她因K的醜行，更襯出W的偉大，她同W的悲哀的戀劇，就在這個時候在腦海中接連演映。

她認識W是在五卅慘案發生的時候，那時真是舉國若狂的反抗；她被學校——雲南省某教會

中學——推爲代表，赴全省學生聯合會參加。因而與W相識。W乃該會的主席。起初不過是兩方互欽佩才識而已，漸漸無形中成爲摯友。第二年她因爲引起風潮，反對西人校長；加之思想激烈，就被污爲危險份子。入獄數日，後得W各方面奔走營救，始得釋放，然而已經被學校開除了。

在這個時候，W君恰好要轉學P大，就要求她結伴到北平。她也因爲灰心不想回轉她的故鄉她是受了刺激纔赴省的——她又想到她幼小的時候，人們都說她聰明太過，恐怕不能長壽，又說她世事大明，恐怕不能載福。但是她的父母却偏珍愛她，親戚師友亦莫不喜歡她，稱讚她；這自然是她秀外慧中，玲瓏嬌巧的原故。她的知識開發的很早，在九歲的時候，就與她的一位表兄兩小無猜的居然相愛，但是他是已經定了婚的。在十六歲的那一年，他就奉父母之命與二十歲的表嫂結了婚。那時她只有十三歲，已在高等小學畢了業，經過這回

事後她就請命父母決計要到省城內去升學。父母看見她抱負不凡，才名小著；就答應了她，着人送她赴省，入某教會學校初中二年級肄業。比較各科成績，皆不讓人；且能辦事與講演。所以全校師友都稱許她，希望她將來做一個婦女運動的首領？越三年就是五卅運動——

她稟明父母與W君一同北上抵平後，她就在P大學的附屬中學高中三年級求學，與W君自然交往頗密，因而情感日濃。到了不能離開而單獨生活的程度，所以她們就正式的訂婚，得了雙方的家庭許可以後。誰知造物不情，良緣天妒；於次年的春天，W君忽染腸熱症，竟至不起；與世長辭！

她越想越悲哀。由悲哀而痛恨；痛恨的對象，是自己；自己意志薄弱。受了人的蠱惑；不過她又相信她是意志很堅強的女子；在沒有認識K以前。這自然是K的手腕和魔力支配了她。人是肉做的，富於感情的她；就因為K的熱心，認為K是一個情

義的好人；以至上當。事後雖然知道他的虛偽，但木已成舟，生米已成熟飯；只想以熱情感動他，勸勉他；要他將他的才能，用於正當的事業上。結果失敗，現在她真不知道怎麼辦好。她却急的噴出了一口鮮紅。

過了幾天，她徘徊歧路，進退危谷的過了幾天，又收着了一封信，這信自然是K的。她還想或許是K受着良心的苛責，來向她懺悔認罪的信；她戰慄的悲恨的折開：

‘S：

‘W的家款，大概總匯來了吧？我現在除買書外；還有其他事需錢甚急。我想你總能替我設法通挪百餘元的。’

K 即日

她茫然了，她失了知覺！她手中的信紙她應當撕得粉碎；但信却很驕傲的飛到了地板上。她的面色氣青了，嘴唇氣白了。她的眼腔內反而沒有淚

滴。過了十分鐘的光景，她怒火千丈的把書棹一拍太聲說道：

‘償還！一定償還！這是我愛人的生後費用，當然不要畜性的黑心錢！’……‘什麼‘其他事需錢’：還不是狗男女的交游費！’

她受了這一次的創傷後，悲憤已經達到了極點；很爽快的典質了自己的衣物以償還區一百元，內心常常存着要殺區這個敗類，以報仇，或除害的志願。近來在她腦海中所盤旋的，不能解決的就是這一庄事。最後在某夜的三更後，她忽然發現了自己以為的真理：‘男子多半是朝秦暮楚，見異思遷的；他們視女子如玩物，棄女子如敝屣；對於女子的觀念是因其難求方為貴，得能如願也平常！什麼愛？發洩他們的獸性罷了！像我這樣的女子，尚且受了男子的欺騙，可憐女同胞，誤識匪類，遺誤終身的不知有多少呢！這實在是由於我們中國數千年來重男輕女的禮教所釀成的。我如果要報復此

仇的話，頂好是擴大範圍的報復！爲多數女同胞被壓迫，被離棄的女同胞；出一口惡氣纔好。

因此她就覺得殺K是太小氣了，自殺也是弱者的表示；所以就中止了她的一切計畫，改換了她的方針，將萬分的沉痛隱在心裏，面部上却滿現着笑容。

三

‘S 真是一個奇特的女子；也可以說是非凡的女子。不知怎麼的；與以前竟成了兩個人了；愛出風頭，會出風頭；能出風頭，到還是她的長處，就是她的裝飾與態度，改變的突然得叫人驚奇！從前的素衣淡裝，一變而爲奇裝艷服！從前的大方端重，一變而爲風流斌媚！難道是受環境的影響嗎。不是的，她是有點才智的人，決不是那一般趨時的俗物！’

‘你倒是會看，可是太把她抬高了吧？她有什

麼好？愛人死了不久又同人發生關係；那個走了現在更糟，專以賣弄聰明，引誘男子爲能事。要使男子拜倒在她的腳下，只然要有工具啦！不裝飾怎麼能顯出美麗呢，不風流怎麼能使人動心呢。現在她被男子包圍了，你這個垂青她的朋友可知道？何老教授正爲她病着呢！物理學的助教幾乎被她迷昏了，你難道看不出來嗎？在實習的室內。男同學戀愛她的讚美她的；更不知有多少，她能顛倒任何男子，凡與她認識的，甚至於交談過的。她却是玩男子於舞掌之中，若即若離；所以沒有人恨她。不過他們愛她的，彼此當然妒忌，兩位男同學竟與這位物理助教不是起了衝突嗎？前天的打架，動武，他們是有背景的，你那裏明白？

‘我現在可有點明白了，總之 S 是太聰敏了！一定是受了刺激，就這樣自暴自棄的墮落！她告訴我她下學期決計轉學到南方。或許另是有作用吧？你看她並不是真的快樂，她不是有時像發狂似的

大哭，大笑麼？再不然就是有神經病。但是她很清楚，決計不是病！

在她改換了方針的半年以後，她的女同學在爲她的事辨論着，猜疑着。她已經成了男女同學談話的資料。自然批評她的，忌妒她的，討論她的，偏袒她的；都有。而且學校當局也對於她的行動非常注意。所以她在第二年的開學的時候，已經在南方的H大學上課了，

環境雖然改換了，她的主張却是以求貫徹；始終她的宗旨是不變的。至於她的裝飾費，交際費，路經，學費；一部分當然是她的家內寄給她的，其餘還不是她的些走狗孝敬她的嗎？她到了南方H大學以後，仍是對付男子，施行報復。因爲她表演了某劇的女主角以後，知道她，戀愛她的人比較在P大學更多了。範圍已經不僅在學校內。

她沒有寄住在女宿舍內，她却單獨租了一間小房子，在學校的附近，同學中有一位L君却有一

晚送她由圖書館內出來回家。到這個小房間，他就雜七雜八的同她談着，又命房東的女兒去買了些酒菜等類來；說是賞月。她醉後，就給了個機會與L。可是在她也不是一件稀奇的事。

在P大學曾經爲她生病的何老教授，不知是湊巧呢？或是追遂她呢？也到南方來工作了。他特地到H大學來尋訪她。那一天會着了。她竟不自主與他一握手。此後這位何老教授就時常到她的這間房間內來，到是很真誠的照看護她，愛撫她；她有時覺得嫁他到是比較幸福，不過她覺得：‘男子還不是流動的嗎？他是有師母的人，現在因她而忘記了他的妻子，我豈能因他對我的好感，而害他的妻子，和破壞他的家庭呢！’所以她仍是勇敢的繼續做她所要做的事。但是她的聲望，名譽却從此一落千丈了！

從前凡敬愛她的人，現在都鄙視她，笑罵她，也有一兩個勸勉她的，她以爲無論是輕視她的，笑

罵她的，勸勉她的，都是同樣的不了解她？她本來是施行報復手段的。是環境，不，是狗男子，畜牲，逼得她不得不如此的。她答覆那些不了解她的人是：

‘人生幾何：即時行樂，游戲人間罷：笑罵由牠，我自爲之好了。這些人面獸心的男子，又配懂我的形而上的哲學嗎？’

她就索性廢學離開了H大學，又漂流到S埠，與她的這位何老師實行同居於某旅館。冤家路窄，不要獲得她，然而要她使陶醉的L，也來S埠尋訪她，她好奇似的就瞞着這位老師同他出去另外開了一個旅館。

四

‘S，你也醒了！’L被旅舍中的嘈雜的聲音驚醒，看見她已在用手揉那惺忪的睡眼。

她只眼望着他笑了笑，沒有說什麼。

牀頭邊的手錶，已經過了九點了。但是他們還很疲倦似的，好像不應該起來。

‘你在想什麼？’她那麼嬌脆的問，

‘我——我在想你！’這是L的回答。

‘想我，我，現在不是在你的懷中嗎？’她固意賣弄風情。

‘我怕你的身體雖在這兒，心跑到何老頭那裏去了！你這個妖精，我覺得你的手腕技能真能滿足我，你為什麼要愛那個老頭子？我恨不得把你吞下去！’他就把她緊緊的抱着，發狂地吻着。他們的眼睛都慢慢的閉了，深味着這使人麻醉的滋味！

咚咚……很重的敲門聲音，將這兩個肉的追求者的好夢驚醒了。

‘L！不好了！是誰來了。’她就推開L，披衣快快的穿上鞋，一面扣紐絆，一面問：

‘是誰？’

‘我，快點開門，有話要問你，’分明是何老師暴躁聲的音。

她的膽子現在比天還大，好奇似的竟把門門抽開。含笑的望着何教授怒氣冲天的跑進房來。

心虛的L將頭縮在被內，何先生見了這一切一切，真是火上加油！順手將桌上的一把茶壺向她擲去。她很靈便的閃躲過了，乘勢就把房門又掩上，以免外面的茶房客人看熱鬧戲；

何老師看見沒有打着她，就雙腳亂跳的罵道

‘你……這個下賤的女人！簡直……不要臉面！娼妓都比你有情義，我……錯……認識了你！忘廉喪恥的東西！虧你還受教育呢！害人精！野狐狸！辱門敗戶的怪物：你那裏配稱爲人，你還不替我死去！我今世再也不要看見你！’他痛罵了這些，她只呆呆的站着，一句一句的如同尖刀刺着她的心，她想痛哭着向這位老師，盡量的吐出她的心腸！但是她的喉管像什麼塞住了似的，一句話也說不出，

漲紅了臉和眼珠，滿腔的淚水却沒有流去來的機會。

何老師匆匆的到她面前用力將她推倒在地下，就帶着餘怒憤憤的開門走了。

她被推倒在地下，頭碰着了椅子的腿！這一碰到忽然清醒了！她覺得這又是她受了一次蹂躪！她恨L比恨何老師更利害！她想L是無能的弱者，同她本來沒有真真的感情！今天却爲他受這個侮辱；不值得，她就快快的起來拿了L大衣口袋內的五十塊錢，也跑出了旅館。臨走時L本預備由牀上起來拉她的，她恨他起初在何老師面前不援助她，所以將他的衣服拿着跑出房門，又將房門反扣着。她雇了一輛汽車到火車站，恰好趕上十二點半的車。她知道L也決不會追趕她的。

抵N城的第二天，她又乘津浦路的車回到北平。到了北平，又糊裏糊塗的下榻在女青年會。

這個時候，她纔如夢初醒！深深的痛悔自己以

前的孟浪！她明白了她到北平的目的是想設法安葬她的第一個愛人W君的。但是她現在弄的一籌莫展！窮愁潦倒，舊恙大發，飲食不進，吐血不止，既缺乏醫藥費用，又沒有知己朋友；許久也沒有接着家報，大概她的親愛的父母，聽信了謠傳，將她這個不孝的女兒抱棄了！她回憶以前的種種，真如幻夢！她自己覺得對於男子並沒有報復，反被男子侮辱了！前路茫茫，作何了局？辜負了父母的希望！辜負了師長的稱許！辜負了自己的天才！辜負了亡友W君的熱情；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輾轉牀第，五內如焚！滿腔悲恨，逼得她破碎的心弦，彈出了以下懺悔的哀詞！

‘我實在是一個墮落的女子，沉淪的女子；其所以與娼妓不同的，就是：

她們的墮落，是為壓迫而墮落，是為金錢而墮落，我的墮落，是為奮鬥而墮落，是為報復而墮落！

她們的淫蕩，是因淫而蕩！我的淫蕩，是因身

心感覺得苦悶和壓迫所有的一種暴發的表現。

她們的求樂，是一種貴族性，或虛榮心的享樂；我的求樂，是一種煩悶的出路！

她們的縱情恣性，是妓女性的習慣；我的縱情恣性，是一種超脫的人生觀。

一九一一，二九。於復旦

如願的一抱

Georg Hla 著

天空中滿佈着彩霞，柳條一絲一絲，映在溪流裏面，水影蕩漾，把柳絲兒都織進雲采裏去了。遠遠的有犬吠聲，鵲叫聲，馬嘶聲，喧笑聲，那些都是在恭賀格伯爾和愛麗絲定婚之喜。

在一村土財主中，愛麗絲的父親要算是頂有錢的一個。土財主的姑娘總是漂亮的，不是嗎，他的女兒愛麗絲該是夠多麼美麗呢。

愛麗絲的父親爲她的良緣思索了許久，終於選定了年少英俊的格伯爾來做他愛女的未婚夫。格伯爾的雙親也就答應了。——就從那時起，格伯爾做了土財主的女婿，

在家長的莊嚴下喝着咖啡，在客氣尊禮的堂上表示情意；熱烈的擁抱和消魂的吻變成了不能實現的幻夢。慾望之神將愛麗絲牽入失望和煩悶。她開始不滿意這淡水似的結合了。

她每夜整個的浸入於這樣的沉思之中！她想這樣循規蹈矩地戀着，何如那樣呢，——她想她該是戀愛一個俠少，由親信的僕人遞進秘約；在妝樓的後窗上安置容易收捲的繩梯，讓他攀登上來，天啦！在慌悸的境中會合，膠漆和蜂蜜怎敵得過那時的緊貼和接吻啊！再不然，也好，在萬籟寂靜的夜

間，披上匿身的大氅，從小門溜到屋後花園裏去；他也正從外邊設法進來了；那時讓叢木、花草來做屏簾？讓天空的月和星來監視神聖的幽會。她咒詛，咒詛這平淡而毫無特殊興奮的生活。

指迷途有東方的晨星，指暗礁有島上的紅燈。格伯爾從愛麗絲的隱約的情調裏得着了不祥的默示。他猜出愛麗絲所渴慕的愛戀，是織有驚心動魄和富於劇情的斑紋的那一種。像這樣作古正襟的一望就看得見煞尾的結合，誰都不高興。

格伯爾知道他的泰山老人吝嗇而好賭。一天格伯爾將他的岳父引到一所賭場裏去，他預先商量過他的朋友，他使一個眼色，於是他的朋友們故意欺哄嚇詐，並加以俚言惡色；那天愛麗絲的父親不但盡輸了錢，還受了一肚皮的悶氣。

自然土財主不怨別人；他忿忿然地大罵格伯爾，並對愛麗絲說是他老眼昏花，錯認了這小子，又說他教她誤愛了一個滑頭，末了他切切地教他

的女兒對格伯爾疎淡些，好教他自己知趣地脫離。

想一親愛麗絲的薈澤而不得的人，這時也跑來向愛麗絲說是格伯爾的歹話。他們都說格伯爾是蝙蝠，是有名的混蛋，又說是一個最貪鄙的摺齋兒，其實大家各懷着鬼胎，想趁此掠奪愛麗絲的幽情。

‘天啊！他們都是在詭謀着想隔斷我們。親愛的人兒啊！堅定……勇敢——你的愛麗絲是永遠真誠的！’在濛濛的雨夜，愛麗絲正在這樣獨目捧心私語的時候，女僕遞上格伯爾給她的短簡。

簡上大意是說他不敢再來她家，恐怕她的父親輸了錢的怨氣沒消，搯出手槍來對他不懷好意。又說若是她果真愛他的話，就教她在臥樓的窗裏燃一盞小燈爲記，他將從滂沱的泥中來尋取自己的吉或兇的命運。——

就在那天夜裏，愛麗絲得着了額外的滿足和愉快。

第二天愛麗絲撒嬌地告訴她的父母，說是他們若是不答應她同她的心上人結婚，她就馬上誓絕紅塵，將貞節的歲月，去消磨在修道院裏去。

掌上的愛珠究竟比錢貴重些，七財主自然還是喜歡女兒啦，

格伯爾剛踏進門檻的時候，愛麗絲就三步兩跳的跑去用手將格伯爾的頸項一抱。——她和他的虛空在沙發的旁邊完全填滿了。

後 記

像這個不成熟而胡鬧的作品，本沒有問世的價值，承師友的鼓勵，終於大胆的付印了。希讀者給我以指正。

小說假使只寫自己的境遇，那就表現作者的思想太狹。我稍為覺得可以自慰的，就是十篇創作，都不是寫的自己經歷和個性。

牛背上的春天，是陳君耕石給我的材料，其他皆是道聽途說而來的。小說不是歷史，當然多係虛構！

“破碎心弦彈出的懣悔哀調”，與“雲烟”是我同時在三天內寫成功的。而兩篇的思想，個性，作風都完全相反。要說代表作者的話，兩篇都沒有些微成分。凡認識我的人，大概都可以推想。

十九，三，十六，作者識於復旦女宿舍。